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第一百六十三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Dec. 2017

新大陸詩雙月刊



163

- E詩代詩人作品選
- 商丘《故道魂》女子詩社作品小輯
- 散文詩專頁



顧問：

非 馬 (芝加哥)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楊 牧 (台 灣)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 夢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 約)
 李賢成 (多倫多)
 蔡克霖 (南 京)
 資中華 (廣 東)
 謝 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 灣)
 余問耕 (越 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吳懷楚 (丹 佛)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E 詩代詩人作品選

馮楨炯 兩代人、洗白 4
 三 四 走麥、祖國 4
 馬德剛 老李的眼眶裡鑲著一對狗眼、鑒寶 4
 陳 萬 二次採風、問路 4
 魚 浪 妓女、原諒 4
 林火火 有個男生、原諒 5
 綠 魚 壞毛病、好孕 5
 朵 兒 突發暴雨應急方案、17床 5
 大 友 參加一個西班牙畫家的研討會 二首 5
 釋 然 藝術整容、發卡的另一種 6
 王小川 真正牛逼的人基本都低調、回潮 6
 左 秦 落淚、沉默 6

詩創作

向 明 跳樓、打臉 7
 虔 謙 山、寫給霍去病 7
 長 篙 天，已經亮了、天，越來越黑 7
 伊 沙 1963、反動司機、霧霾兩頭、悲從中來 8
 姚陽輝 夜晚那些事 8
 馬晨洋 目中田野、今天的音樂 8
 嚴 力 信仰反省、有約在先、我保證 9
 高 岸 自由的囚徒 9
 飄然一驚兒 麵條裡的奶奶 9
 馬 莉 紫蘇的香氣穿夢而過、什麼是祖國 10
 饒 蕾 坎坷、冬夜 10
 叩求思 分貝、詩黑洞、借問、路殺 10
 雷 默 如是 11
 玩 偶 桃花村，訪桃花不遇、舊夢難覓 11
 覃賢茂 廿四節氣之詩 12
 周八一 晚風來急 12
 北 魚 落葉會讀給我聽、秋風所愛 12
 北 塔 塔 13
 言 父 黃河、恩施天下 13
 烏 城 紅花與白花、世間公路有兩種、造句 13

張小云	居住證、回布達還是去佩斯	14
世賓	兩個士兵、死角	14
于中	楓葉、蝴蝶結	14
桑克	四月十六日，夏令時十九點二十分	15
魏鵬展	我仍想喝一口可樂、我習慣近視了	15
葉在飛	打坐、耐人尋味、大愛	15
初雪	中秋的太陽	19
馮晏	清晨的候機大廳	20
項美靜	空杯、荷堂夜話	20
西楠	搖籃曲、她懷了前夫的孩子	20
張耳	遺言	21
圖雅	有些傷是隱藏在深處的 三首	21
郭秀華	沉寂、閉關	21
楊艷	內蒙姑娘、自我介紹、台風梨	22
陳葆珍	日月之爭	22
童童	古怪的顏色、山丘	22
唐欣	在首爾的漢江南岸 三首	23
吳懷楚	季節心語	23
張芳學	雪花、走進冬天	23
達文	紅舞鞋、前生、石祭壇	24
李斐	捐款	24
邢昊	無題、佛像、無題、眼角膜、年關	24
遠方	無花果樹下	25
戴珏	土木狂想、長洲遠眺	25
彭國全	送君、船	25
李國七	刺嫩芽、曲麻菜、蕨菜	26
蔡可風	晨安	26
冬夢	九寨溝地震、題油畫二首	27
應帆	在過敏診所	27
高潤清	文言之殤	27
指尖流年	姐姐，愛你、車站	31
邵偉	薔薇日子、秋天的通道	31
陳愛中	飛機上的上元節	32
俞昌雄	拆遷地裡的麻雀	32
林秉傑	秋日私語	32
方壯霆	希望的遺囑	33
林啟	暖秋、秋之度	33
唐德林	人間、麻雀，是最親近的鳥兒	33
吳雨倫	一首神奇的愛爾蘭歌曲	34
李立柏	It's Not Me, That's Time	34

李黎英	魚戲、聽雨	35
鍾子美	水浮蓮、過岸桃花	35
阡陌	華欣夜遊	35
楊玲	老樹與瘦翁、炎炎長夏	35

商丘《故道魂》女子詩社作品小輯 16-19

散文詩專頁

疑雲	蒼蠅蚰蚩你我他	28
盧邁	來自動物的消息	28
任敬偉	果	28
鄭建青	春 三首	29
田衛社	一月、二月	29
藍狐	背影之後還是背影	29
秋原	節日遐想	30
馬東旭	時間書、秋風辭	30
陳銘華	不潔之想 三首	31

譯詩

岩子	德詩中譯	36
戴珏	W. S. 默溫詩選	37
陳殿興	詩人之死	38
醺人	戰爭的孩子	39

評介

世賓	詩 語言 世界	39
向明	還有童話嗎？	41
銀髮	賞析一首小詩	41
劉耀中	我看尼采和尼采看詩人	42

詩訊 封面

封底裡
越南歸仁海邊風光◎陳長青

■馮楨炯

兩代人

兒子在老師的帶領下
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參觀古代的陶瓷展
同一天
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新詩典的詩人
參觀韓國古代的陶瓷展
其中有一位是他老爸
看來所有的陶瓷跟中國有關

洗 白

為什麼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因為黃河已黃
越洗越髒

■三四

走 麥

我曾面對一束麥子低下了頭
那是六月的夜裡
走麥的父親從遠處歸來
他的胳膊在月光下
像兩條銀色的鐵鏈

祖 國

多少年啊
你我守著故土
一遍遍將其輪奸
撕下那只
諂媚的避孕套

赤裸裸
一遍遍
又親手
用背叛
交給下一代
對他們說
來，快喊娘

■馬德剛

老李的眼眶裡鑲著 一對狗眼

早年去後山上
割豬草
掉進一個隱秘窟窿
頭著地
腳朝天
倒插在裡面
空間狹小
動彈不得
雙腳蹬了三天
被人找到
拔出來
雙眼球已讓耗子剝掉
吃了
送到蘭州醫院
用不起人眼
就鑲了一對狗眼

鑒 寶

古董販子
最近老來我們鄉下撿漏
豬石槽
貓盆子
就連我們家用了幾十年的夜壺
也要拿起來看看
最後不放心
還要閉上眼睛聞聞
一副很陶醉的模樣

■陳萬

二次採風

明明是坨石頭
偏偏要說美酒
還有一次
一群人在那兒
挖一個洞洞
整個下午
洞洞從這麼大
到這麼大
又到這麼大

這是聚會中我聽到
他醉酒後的幾句話
迷朦中看到
他先指著桌子上的杯子
然後雙手比劃著
向外擴開
你說挖那個有什麼球用嘛
要埋什麼嘛
能埋什麼嘛？

我一下瞪大了眼睛
看到他雙手空手向上
眉心緊皺
雙眼注視手心

問 路

去便利店買水
問老板附近哪兒有好吃的
老板說往前走
過兩個十字路口右拐
我去了後
看到五金家電一條街

■魚浪

妓 女

新世紀二樓

一支劣質的女式香煙在燃燒
啤酒剩下半杯
白色的煙圈在空中瀰漫
其實
沒有誰願意靠近一堆腐肉

此時 煙頭在煙缸裡明滅
一個蒼老的軀體在另一個蒼老的軀體下
開始假裝呻吟
或垂死掙扎

原 諒

地
犁完了
他在收拾農具
二十年啊
真他媽不容易
他長嘆一聲
雲朵乾淨
天空如洗
一隻黑鳥
在頭頂尖叫

記得當年
半年的工錢
才夠給她買條項鍊
她實在太美了
他只想把生米煮成熟飯
他出身卑微
被女友父親綁在門前的大樹上
警察來了
以強姦之名羈押

出獄那天
他在黑市上買了把 54 式手槍
一定要殺了他
該死的老傢伙
子彈穿膛而過
“嗖”地一聲

濕熱的草地上
他像一根疲軟的陽具
曝曬於荒野

那個天乾物燥的下午
一個美麗的中年女子
再次流淚裸下身子

■林火火

有個男生

他是我們隔壁班的
家裡有了結婚的對象
還是被度假村的女人
勾引，那女人怎麼也不肯分手
還說懷了他孩子，要嫁給他
他怎麼會上當呢
約了女人去江邊解決問題
帶了汽油和刀
都用上了

原 諒

讓母親痛哭失聲的人
我無法原諒
給過我磨難與羞辱的人
也讓我無法釋懷
多年之後
他們一個老年喪子，一個剛過四十
就被誤診，挖去了右乳
而他們從未察覺我心中的怨念
在經過我家的時候
會看我一眼
或是喊一聲我的小名

■綠魚

壞毛病

在路上走
你不得不步伐加快
其實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
就是停不下來
或者說
是慢不下來
這是我在北京養成的壞毛病

當然了
有時候是想盡快趕上前面的人
看一看那女的
相貌如何

好 孕

她的肚子
終於大過了
胸前的 D 罩杯

■朵兒

突發暴雨應急方案

xx 領導奔赴現場
xx 局領導班子指揮
xx 捐血屋愛心爆棚
在雨夜上演
一場人間大愛

17 床

發現她前夫出軌
45 歲離婚
55 歲乳腺癌單側切除
58 歲復發雙側切除
又轉移到淋巴
她說她是長期壓抑
沒有性生活
氣血不暢 淤堵
早知道這個下場
何必吃齋唸佛
她停頓了一下
雙手合十

■大友

參加一個西班牙畫家的研討會

他們講當代藝術史

我想到一位中國老畫家
他說那個年頭
活人，不能畫
現在是個人物
萬一他倒台了呢
畫動物，也難！
比如，畫雞
它低頭，消極情緒
昂頭，高傲
總要畫尾巴吧
尾巴畫上了
他們說你翹尾巴，還加上一句
資產階級的尾巴

大昭寺前的兩個藏族孩子

剪刀石頭布
三局兩勝
誰輸誰買冰棒
輸了的一個耍賴
另一個追趕他
跑了幾圈
兩個孩子
突然停下來
雙手舉過頭頂
對著金身佛
匍匐
跪拜

■釋然

藝術整容

店老板為我們耐心講解
不同價位吉他的
構造、性能、材質
老板中等身材，衣著有些邋遢
我無法把他與樂器有關的
任何一點
聯繫起來

他從牆上取下一款
我們要聽一下音色
他彈奏起來
一首流行民謠
在他四指間
流淌
他閉眼深情地彈唱模樣
讓我
有些心動

發卡的另一種

天氣炎熱
學生們統一換上夏季校服
藍短褲，白體恤
這些十五六歲的少女
有很多
把發卡
卡在了
體恤衫
敞開的
領口上

■王小川

真正牛逼的人基本都低調

做一個牛逼的人
是年輕時的狂想
等真正做成一個牛逼的人
一定相當低調
比如他
回老家修路不宣傳不報導
各種場合不抽煙不喝酒不戴名錶
錢多得不敢花
買的別墅不敢住
還時時告誡妻子兒女
走到哪裡都不要說
我是市長

回潮

當了20多年村支書
退下來10年了
現任支書是他一手培養和提拔上去的
我們村前年開始徵地拆遷
他去年競選村支書
競職演講的時候說：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我雖然老了
但為人民服務的願望非常強烈

■左秦

落淚

在廁所裡落的淚
是不是不如
人民大會堂裡一些官員落的淚
高貴
優雅
涵養
更好地代表人民
為人民服務

沉默

我想像槍支一樣
裝上
消音器
以後我
不管說話
還是踩腳
都是沒有聲音的
老天爺
也許想把我當做隔音玻璃
戳在喧鬧者和沉默者
之間

●E 詩代詩人作品選

■向明

跳樓

一種無障礙的逃生方式
一道無需索引的存在解碼
一次超不容易的解脫

焉有不知
一躍而下便會有各種罵名
豈能不懂
一念之差當場會罵成孬種
豈可不畏
一步之遙是陰陽兩界離分

然而正讀的這厚冊人生大書
一字一句都並不費解
如果指鹿為馬般的一直喂養
就會誘導我，義無反顧地
朝著有藍天遮蔽的窗外
這條唯一看不見的光明大道
磁石般，無悔的追了過去

2017/9/12

打臉

已經無物不可打了
最夯的後現代狀況是
大家來打臉

當年蘇東坡把佛印一屁打過江去
那算啥本領
而今星條老美的仗可以打到中東的伊
拉克、阿富汗
北韓的泡菜飛彈也可打到北美的阿拉
斯加油田
我們也有衛星打到光年外的土星去開荒

請問臉要怎麼打呢？
從前頂多是輕輕掌嘴呵！

■虔謙

山

第一次覺得
你像一座英雄的墓塚
風霜如刀，雕刻你的身軀
可你墨髮蘸露
矗立千年不曾老去

我在你腳下，掬一口清泉
迷離了魂魄與骨血的距離
舉頭看白雲飄來
親吻你巍峨的峰岩
彷彿一抹前世今生的靈犀

寫給霍去病

兩千年一脈相承
八千里濃熱不析
因了那股血殷
我們成了知己

你像流星一般
劃破天際而去
留給你深愛的沃土
一廊平靜歡喜

無論你離開多遠多久
我總能與你
在同一個弧線上
逐浪嬉戲

想著將來與你相遇
講給你聽這兩千年
多少故事和美語
彷彿不經意，你笑容依稀

呵！呵！比較抽象
只要把你的冷臉
緊貼到別人的熱屁股上
便會有嚴重的反響

2017/9/22

■長篙

天，已經亮了

當我們還在夢中的時候
天 已經亮了

太陽準時地敲響每一戶的門窗
城市活躍起來

睜開雙眼 忘掉昨日悲傷
儘管黑暗還會來臨

去告訴我的孩子
我的母親
還有天底下最善良的人們
你們具有足夠的勇氣來面對艱苦
的歲月

天空是聖潔的雲朵
只有在天亮的時候才能夠看見她
快樂因此而誕生

2016.8.15

天，越來越黑

天，越來越黑
我越寫越窮
詩，像農民種的玉米
堆了屋場一地

不再疾痛
我必須關心這個國家
必須去扶貧

池塘的鴨子在叫
他們不知道將被屠宰的命運

天，越來越冷
詩，越寫越多

2017.11.15

■伊沙

1963

中國人在餓死
希區柯克拍出
《群鳥》

反動司機

出生於 1963 年的
出租車司機
在不到半小時裡
向我講解了
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之必要性
以及詳細攻略
我弱弱地提醒他：
“台灣人可是同胞
打起來算內戰……”
他一聽更加激動：
“都是日本人的狗
扔幾顆原子彈過去
全都給炸死！”

霧霾兩頭

在一條身長一周的霧霾兩頭
是我兩次進入同一家超市
看見靠近收銀台的地方
堆放著同一種過期減價的
午餐肉罐頭
一前一後見到不同的兩個人
在購買這種過期三個月的罐頭
他們在我頭腦中無法相互替代
久久揮之不去
像耍蛇人
縛住這條霧霾的巨蟒

■姚陽輝

夜晚那些事

夜習慣了
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習慣了伸手不見五指的黑
習慣了鼾聲
習慣了海納百川
習慣了包容夜行人和那些難眠的人
見慣了陰謀和幕後的交易
見慣了甜言蜜語或匕首
見得人見不得人的事在夜裡都不是事
能挨到明天的事都不是什麼大事
但不眠的窗戶格外扎眼。我
正伏案寫一首思念的詩
夜無意窺探我的秘密
睜一只眼不是
閉一只眼也不是。還好
夜早已習慣了曖昧
它把嚼舌的事推給蟲鳴
把看清的或沒看清的都爛在肚子裡
朝陽准點肆黎明升起
新的一天又從頭開始

2017 年寄自陝西

悲從中來

黃昏時
夕光中
繞樓走的人兒
相互打著招呼：
“趁今天天氣好
趕緊走一走……”
“對呀，誰知道
明天還能不能走……”

2017 年寄自西安

■馬晨洋

目中田野

田野還是那麼的美麗
美麗，孤寂
忍受著風雨
此刻的我與你一樣
等候在無邊漫長的時間裡

等候著一個溫柔的謊言
等候著奮不顧身
還有舉杯共泣
此刻的我與你一樣
將愛這種不可思議之事放在心上。

今天的音樂

今天的音樂平靜，安逸。
廚房間瀰散著烤雞的香味兒
今天這屋子裡有了些人
和往常不同。

他們能自由快樂的
在這裡等候
我也同他們一樣
舉起盛滿威士忌的酒杯

我們相信田野裡穹頂的回歸
一個孩子站在午後的柵欄外面
用大雁的羽毛做成十字星
傍晚，沒有刮風或者下雨

我們相信我們瘋狂的愛著
我們相信語言出自一雙黑色的眼睛。

2017 年寄自新疆石河子

■嚴力

信仰反省

中世紀的某年
由於狹隘勢力的阻撓
很多社會學家沒能把某些數據
放進時代的檔案裡
幸好古往今來的客廳裡都有一張桌面
當置放於上的聖經被人在手中翻閱時
就能把以前缺失的數據趁機放上去
而之後放回來的聖經
就會翻閱其身下的文件
就像我認為的：凡好奇的教徒都會去
查閱聖經之外的說明

2017.9.

有約在先

懷揣中國 1966 的氣象記錄
行走於日曆翻飛的路上
1980、1989、2001、2013……
但它離個人獨立的目的地還有很多年
而被集體慾望撕掉的日子
仍在暗示我不要尋找其他方向的歸宿
這就像卡在每一個當年裡的肉體無法
脫身
幸好目的地和記憶有約在先
一旦失散
就回到 1966 碰面
而此時回去
還能帶上各自的手機
以便有關方面的友情監聽

2017.9.

我保證

文革過去四十多年後
人們覺得萬歲萬萬歲的口號
確實很弱智

■高岸

自由的囚徒

你說我有言論自由
但在背後監聽我的言論
你說我有行動自由
但在背後監視我的行動
你說我有投票選舉權
卻操控輿論和選舉
我的飯碗掌握在你們一伙手裡
我沒有違背法律
違背你們的利益就會遭到報復
我有隱私
只要按指紋
五臟六腑的疾病就從你們的
檔案調出來
躺在床上
我要黑夜和睡眠
紅外線讓我的身體暴露在電腦
屏幕上
超聲波記錄我的呼嚕聲和夢語
站在天空下
我要白天和光明
感覺四周都是黑夜

2017年4月2號

而我為了平生第一次體會
人間的另類文學
昨天寫下了如下的句子：
嚴力萬歲萬萬歲！

親愛的
你不妨也加上自己的名字試一試
我保證你感覺萬千萬萬千

2017.9.

■飄然一驚兒

麵條裡的奶奶

一根一根送到嘴邊
喂養著我的童年
你把麵條煮得很滑很彈
連同你的呵護你的體溫一起煮了

每有一根挑起吸住
我都用力將尾部甩起
如同甩響一根兒鞭子
連著湯一起甩到臉上身上
甩出更多的是我們兩個人的笑聲

一根一根麵條嚼起來很筋很韌
嚼香了我最初的味覺
嚼壯了我成長的童真
你用你六十載的經驗
把小麥地瓜高粱磨成花樣
調和成愛我的劑子
在窄窄的廚板上攤開想像
抻出一條條拴我的線繩
千里萬里都會被拉了回來

奶奶！你那團麵裡究竟揉進了什麼
讓我無論走到哪裡？甚至跨越國門
蹣跚過太多的大餐與純粹
都忍不住回望
回望那碗麵條的獨特滋味

如今，一根一根喂你的是我呀
我把麵條煮的很軟很爛
我知道，你再用力也甩不出聲音了
更不能回應我的淚眼
奶奶！你要多吃啊
麵條裡纏繞著我千絲萬縷的
青春氣息
我要用力！小心地拉你回來

■馬莉

紫蘇的香氣穿夢而過

紫蘇從遠方趕來，做完去年的夢
又做今年的夢，綠了又紫，紫了又綠
它靠回憶活著嗎？有一年馬語者來了
和心愛的馬走了很遠的路，睡在陰影裡
我遇見過他，也是在夢裡
給你寫信，踩著句子的獨木橋過河
聞紫蘇香氣，我的字從香味裡鑽出
濃郁的氣味天馬行空，襲擊人的鼻翼
一些人暈倒了，一些人迷路了
一些人縹緲著把自己從世上搬離
還有一些人正興致勃勃把人間挪空
我盤腿而坐，紫蘇的香氣正穿夢而過
危險的美麗，自傲著，從未愛上別的香氣
也從不被別的香氣所稀釋

2017年9月30日

什麼是祖國

我們又說起北方的雪
說起一滴水在結冰之前的惆悵
說起祖國。這個詞像父親站在地平線上
手拿光線、獸骨、蛇圖騰，黑色的河流
舊人類，站起來的陰影和倒下去的陰影
天空下，一列火車駛進我內心的軌跡
祖國，什麼是祖國？祖先開闢的生存之地嗎
家鄉的土地嗎？生生不息傳宗接代的土地嗎
祖國，應當屹立在祖國的典籍裡
鳥給夢塗上色彩，空氣依偎每一縷陽光
私語者讀經，人們噙淚在祝福裡回憶祖先
祖國，不該河流暗淡，空氣釋毒，月光失蹤
祖國，不是國家，不是政府，更不是政黨
祖國是人民，我們自己。此外什麼都不是

2017年10月1日

■饒蕃

坎坷

跌跌絆絆，險象
攀上懸崖
探索的纜繩，托不住
碰撞之聲滑落

我將自己一瓣一瓣拾起

去吧，淡淡的淚花
舒展你柔軟的枝丫
孕育青松的挺拔，或者
一點寒梅怒放的魂魄

我本能地摟緊自己
心跳的頻率流入掌紋
我抬起頭來
天空逐漸高遠遼闊

哦，只要心還在
明天就會升起

冬夜

多麼幽靜的蒼穹，在冬夜
伸出空曠，攬我入懷
一切都消失了，消失了
喧囂，耳語，茫然的白
重要的和不重要的
隱約在夜空深沉的前額
漸微漸涼，空氣清新酥軟
潛入遠山，綿延更深沉的黛

月光不動聲色地拈走我的呼吸
靜謐，浸透肢體，緩緩漾開
寒冷，你來吧，再一次拓開我的
心胸
遼闊，浩瀚，似海

■叩求思

分貝

年年重複的那幾首歌
以同樣節奏唱腔
再次佔領城市
但那些磁性的慵懶的嗓音
終究與你無緣
雪花似的
隨風飄的東西
讓每個孩子
歡笑的東西
那些不曾屬於你
在空氣中奔跑喧騰著的東西
閃閃爍爍
眼底耳底
在在提醒著你的
貧

詩黑洞

壓縮到極限
詩 成為黑洞
但他們要求 光明

借問

——現在幾點？
——二零一八年。
——好晚了！

路殺 (Road Kill)

這地球充滿人類
我知道的
不知道的
都撞死了

2017年寄自台北

■雷默

如是

14

有束光，不知來自哪裡
太陽？月亮？
木頭與石頭的吶喊？

遙遠的地球上
是否有磷礦燃燒的夢

15

有束光，不知消失在哪裡——
森林？陶罐？
古老城牆的罅隙？

我看見，靈智古猿人
雪一樣的白髮

16

是塵埃
是花瓣
是微雨
是落葉

是夜空裡的星光
是夏日的螢火

月球的天空
也在下雪嗎

17

不信教的人
在微信裡發紅包
互祝聖誕快樂

信教的人，在教堂裡
唱聖詩，唱我愛耶穌
一臉虔誠，一臉茫然

18

草木心
泥土心
海洋心
溫暖心
清涼心
只願你的心
我的心
拳拳赤子心

謙卑心

羞恥心

積善心

感傷心

澄明心

只願你的心

我的心

上上菩提心

19

鳥兒從水杉林飛出
振翅向上

野鴨子在水上浮游
偶爾把頭扎下去

我坐在河岸邊發呆
猛然站起來

20

文字帶來了詩意
文字柵格為遊戲
我們儲滿了歡愉
我們物象為遊戲

2017年寄自南京

■玩偶

桃花村，訪桃花不遇

或許是來的太早，山坡上只有梨花
開在大片的菜花間，黃白相繞
隨風繚繞著各自清晰可辨的味道
空氣潮濕的快要掛不住水氣
地也就濕著，賞花的人攪起香
未曾想也帶起了泥，石階上踩著腳
無意中打出春天的節拍
歌自然也是有的，像田間的小道
婉轉，悠長，拐著彎似連非連，拔高
抬頭時，人已到了山頭，山下的人
依舊重複著自己走過的路
這有些好笑，有些驚奇，每個人臉上
都有著和自己不一樣的表情
桃花也是有的，蹲在身旁的枝頭上
拼命的推動著蕾，感覺下一秒
就能摧出妖嬈的花，把每個山坡
都好好地愛上一遍。沒時間去等了
你想走在春天的前面，記錄下每一個
感動的瞬間，這有點貪心
無端的羨慕起那些分身有術的仙人

舊夢難覓

觀戲池前石欄尚好，楹聯清晰
樺卯間落滿塵土
英雄也好，流寇也罷，統統輸給了時間
只剩下依稀絲竹，溢出幾分淡定
一院風景留戀在花香之中，忘了韻腳
石質構件百無寂寥，漸漸演變成術語
漫步在文檔，不時撩起幾絲波瀾
裂開的小獸裡，螞蟻忙著倒騰
陳年花瓣，一群少年忘了回家
往事是否都值得懷念？
石上的反光搖晃著刻痕，刀鋒圓滑
老於世故，樹冠下，有人辨別著
殘碑上的名字，透支著梨花
多少人為覓舊夢，把自己擱淺在秋風之上

2017年寄自陝西

■覃賢茂

廿四節氣之詩

05 清明之詩

獨坐，聽鄉間犬吠，偶爾有火車的聲音
夜色中看桃枝，今年會結果嗎？等待可能
具有必須等待的原因，正如正在結籽的油菜
一切都需要一種應該的完成

明日彭山可能有雨，庭院無月色
幽微這樣的詞語，很像等待虛無的可能性
我是如此不喜雜草，因為規則多麼溫暖
除非一杯酒，可以混亂需要的一切

古之人，把意象喂養成美的頹廢音韻
今人，隻言片語，難知真偽
生日和死日需要的安慰，往往並不是真正
需要的
需要的，一定總是會讓你流淚和斷魂

06 穀雨之詩

節令其實是一種心境，她的成型，卻又
超越了日常的情緒
或者，換一種說法：呈現的絕不是呈現
的本身

桃樹已初結嫩果，楊花如桃花的盡落，
蔬菜 and 穀物
正需要，育苗，分植，澆水，呵護如世
俗的小小慾望的滿足

雨水是重要的，而且是美的，但是對於
美的感恩
往往過於表面化，正如善意，在言辭中
最容易流於輕忽
更需要記住的美，是此時，需要一杯酒
的頹廢
一杯酒，即是在遙遠的古時，如此，

■周八一

晚風來急

春日暮晚，我們
在鄉間小路上散步
談起生命的輕重與曠遠
有些話，依然飄在心裡

回過頭來，你問我
有沒有聽見一棵蒲公英
隱藏在雜草深處
細小的呼喊

蝴蝶在身邊蹣跚，流連
光陰如水。我們緩慢而平靜
內心隱約的願望
蕩漾著幽藍的微光

彎彎曲曲的小路
伸向暮色深處
伸向遠山迷離的站台
伸向星星微微眨動的眼瞼

一陣風匆匆而來
撩亂我們的頭髮
抬頭看天，一朵忽鷹忽馬的
雲，瞬間就被扯成碎片
2017年寄自安徽

都是寂寞

那麼寫一首詩：詩意為什麼會
如此的心懷歉意？
錯，陷落在流逝的時間，和對
於時間永恆的感嘆中
曾經被虛度的歷史，因為虛
度，所以被我們重新解讀
庭院中，野草瘋長，也如被感
嘆的歷史的重複

2017年寄自南京

■北魚

落葉會讀給我聽

對於秋風，不是一場秋雨
能夠解釋清楚的
把愛掛在嘴上的蟬，蓋緊誤會的葉子
躲起來，默不作聲
秋天有許多流水澄清自己，對於
稻田和果園
它們有了一致的讚美和看法
當我從僅有的偏見上取下鐮刀
我承認這是一面
飽經風霜的老牆
從來不被一切言辭說服。就像我老了一
隻手裡只剩下堅硬的老家
以及一捧枯黃的落葉

秋風所愛

摘掉飛行的鳥，風箏蝴蝶
秋風的愛簡單到稻谷山林果園
路上的過程被刪除
我們的汗水跟那條消瘦的河流一樣
憋屈不服氣
但秋風就是這樣，不喜歡斑馬線
不喜歡威武的水泥
女孩子好看的裙子也會被刪除
但有什麼辦法呢？
秋風就是秋風，偏愛固執
像一個鄉下小老頭，把稻穀看成黃金
把落葉看成淘汰
把果子看成成績單

2017年寄自重慶

■北塔

塔

從大地中，從水中
突然躡出來
在天地之間一站
就使周圍的萬物
在混亂中旋轉的萬物
恢復了秩序
確定了位置

風雲曾在他頭頂盤旋
留下鱗爪後
倉皇逃離
在一百座城市外
依然是無邊的荒野

作為對永恆的虛無的
永恆的抗拒
塔必然要顯現
倒塌後也還是要顯現

它的胸腔裡可以沒有佛骨
它的肚腹裡可以沒有經書
甚至連它嘴巴裡真主的名號
都可以被褫奪

但是，塔，這塊世界的脊樑骨
必將以堅硬甚至僵硬的姿態
挺立在沼澤中、沙漠中
使那些迷途的疲憊的旅人
有一點點方向感

2017年寄自北京

■言父

黃河

關於黃河，我想會有無數的孤獨會
在明天以後煙消雲散。原諒
我的沉默，有時會看見時光的沙粒
在長長的河流裡，簌簌作響
從高原到海洋，留下月光，留下陽光
隱藏的柔軟灑落淡泊的往事

我與黃河對視良久。我的身邊就是
歲月湮沒的歷史和現在。請給我
詩一個蔚藍，不雲號叫那坯黃土

誰的目光欲望穿遼闊的北中國
讓時間慢下來。是
山的不惑，是水的不誘，是
意境隱於黃的大黃河

恩施天下

被我想像的恩施，在鄂西南隱姓埋名
折射月光的安靜，看那一片
藏著許多故事的小城，在萬山叢中
許諾人間燈火溫暖

一個人站在春天，歌在雲天之上
一個城，意境陷於水
在鮮活的一幅民俗風景畫裡，把
四面八方的情緒收攏

視野之所到，全是時間老死不相往來的
陽光。為恩施寫一首詩
所有的風，吹了一萬年，我的愛
一言不發，懷念的時候，聽見
時間的金子落在恩施

2017年寄自四川

■烏城

紅花與白花

她口頭承諾的
是他得到的第N朵小紅花
從小到大
他對小紅花的感情
已經淡到無動於衷
淡到渾身起雞皮疙瘩
為了增強他的榮譽感
她幽默地說
給你一朵小紅花
給別人每人戴一朵小白花
沉默10秒鐘
然後全班哄堂大笑
她也禁不住大笑
彷彿一群佩戴小白花的學生
面向她
低下哀痛的頭顱

世間公路有兩種

一種筆直平坦伸向遠方
連接天邊血紅的落日
一種起伏滾滾而來
一會兒一隊坦克
一會兒一群騎摩托的白綿羊

造句

小草的夢是綠色的
小花的夢是紅色的

請同學們仿照上面的句子造句

奶牛的夢是黑白的

2017年寄自北京

■張小云

居住證

大使館
如果不能提供在北京的居住證
按屬地管轄原則你去廣州辦簽證吧

派出所
先回物業開證明到居委會辦居住登記卡
半年後再來找我辦居住證吧

物業
填好這張表提供身份證房本原件複印件
回去照一張一寸免冠照片明天去居委會辦證

居委會
不行，下周再來
照片背景必須是白底的

2017.6.14

回布達還是去佩斯

站在多瑙河的大橋上
面對有山的那邊
黃昏中大家拍了照片
背景那邊是佩斯
身後貌似有個大型音樂廳
接著按天津人燕子出的遊戲
依照去處知前生貴賤
是回布達的酒店去喝咖啡
還是跟她去佩斯進賭場
結果，所有的人
都選擇跟她去賭場
她臉泛紅暈高聲宣佈
想回布達的前世是貴族
要跟她去佩斯的
還要揭底嗎
大家歡呼起來
快去佩斯吧

2017.8.11 改

■世賓

兩個士兵

兩個陌生的士兵，在彈坑
相遇。遠處的喊殺聲
收回了他們回家的輕煙

兩把匕首的對話
是此時唯一的方式
低沉的吼聲，手中的力量
——喘息在加重
淚水凝注大地的耳朵
它聽不到羔羊的哀號

匕首此時只服從
血的意志——
它是恨的閃電
兩把匕首在緩慢前行
互相頂著胸膛
“別別別，我有兒子！”
“別別別，我有女兒！”
顫音加劇了黑暗的力量
愛在死亡的深淵裡醒來
——無聲的呼告
只有萬物沉默的應答

我在夢中，也無力
改變匕首的方向
兩把匕首，彷彿同時
進入我的胸膛
我聽見求生的心臟
不可壓制的哭泣

2016.9.21 夢醒

死 角

那裡被屏蔽，不允許踏入
怯懦和恐懼在發酵
擴張著死角的地盤
那是黑幫橫行的日子

■于中

楓 葉

只不過在指
掌之間

秋天的路上
就被妳走紅了

9/19/17 寫於休士頓

蝴蝶結

許是前世
欠下的姻緣

套上後
才可登大雅之堂

8/5/17 寫於休士頓

他們黑衣、黑褲
斧頭閃著寒光
他們的臉，隱藏在假面之下
——從不敢示人
哦！他們的臉沒有人性
他們是一群，卻只有一張臉

他們用謊言包裹真相
用坦克扼殺喉嚨
用一片鋼鐵的黑碾過
所有凸起的石塊、萌芽的草尖

那裡已被屏蔽，不允許踏入
那裡光照射不到
那裡語言被攔腰截斷
那裡已是一個死角——
語言無法關照的地方，黑暗叢生

2016.11.20

■桑克

四月十六日，夏令時
十九點二十分

清晨的小霧。那些時間
鋪成地毯或甬道
迎接金黃的落葉
在春天。我們的同志
多如牛毛
將菜單放在暗處
躲避寒冬的飢荒
襲擊。
壁爐邊。火紅的睡眠者
聆聽內心荒涼的寧靜
這是鐘聲
你不能掌握自己的腳步
讓皮膚成為最後一道窗子
最後一座街壘
你不這樣不行

詞語的回憶錄……

詞語的回憶錄中，我注定滅亡
我嚼詞語比嚼蠟還難受！
嚼詞語——這是我的使命
直到彌留她依舊糾纏幽靈！

而且你還要強作歡顏讚美
詞語的鑽石在天堂照耀！
啊，偉大的詞語你害了多少
痛苦的襤褸的旅行者！

你是手紙，是海洛因
是同性戀，是美國和原子彈！
你拯救我沉湎的青年
卻害我在暮年孤苦伶仃！

我想要告別、扼死你也已太晚！
我的脖頸套著詞語長絹！
我的手指握筆在詞語的牽引下
向前走，而無論什麼是前！

■魏鵬展

我仍想喝一口可樂

身軀很疲累
嘴巴很苦
我仍想喝一口
可樂
讓嘴巴甜著

清晨的太陽不傷人
我在運動場上很認真地
跑 跑
我喘著氣
我厭惡衣服的重量
脫了衣服
我在跑道上
用力地跑
盡情地曬

我騎上單車
車輪漏了氣
我很滿足
車輪高速運行的同時
遺棄了不少鏈條的
鏽斑

2017年9月24日·夜

我習慣近視了

我不用戴眼鏡
但在街上
我習慣近視了
我不望遠方
前面是紅綠燈
拐個彎
我走上了天橋
天橋很長
我的視線

■葉在飛

打 坐

閉上眼睛
我就能看見光

耐人尋味

致正在喝酒的自己：
別再喝了！
給我留點！

大 愛

我想和大自然做愛
然後生下萬物
以外的玩意

2017年寄自香港

一直注視面前五官的
陌生
我怎麼不往前看呢？
我用力望遠方
一隻麻雀飛上
燈柱
一眨眼
我的視線又在
路邊的叫賣聲
我佇立陽台上
盡量令眼睛
看遙遠的
人群

2017年8月27日·晚上

「 商丘 《故道魂》 女子詩社作品小輯 」

■ 崔寶珠

平衡能力

夜裡我去樓頂上看天空
 當一顆流星划過時
 房頂微微傾斜，我感覺到了
 地球在緩慢的勻速旋轉
 我感覺到了我正在
 以足尖為圓心
 做鐘擺運動
 而遠方的湖水蕩到了天空之上
 樓下一群女人在跳廣場舞
 我急切地思考著
 協調動作的重要性
 如果有一個恆星般
 巨大而靜止的教堂就好了
 黃昏時湖水上方
 那些大白鳥
 以一種飛翔的姿勢在空中短暫的懸著
 現在它們留下了一動不動的
 痕跡
 我也想要那樣的平衡能力

■ 班琳麗

早晨

無疑，這是一個哥德巴赫猜想的早晨
 一個句子猜想無數個句子。無數個
 句子，猜想一顆紅豆
 如果由猜想擦出火焰，就讓它冶煉
 詩句，打一把刀
 用皮肉測試鋒芒，讓感受尋找貼切
 的理由
 自己劃出的傷口，自己養

故作的平靜。殘忍？忍著點

這世間，自己從來都是自己的兇
 手，又是
 自己的醫生。用疼痛丈量的幸福，
 驗證一顆誠實的心*

*叔本華說，認識樂觀主義的反面需要的
 的只是一顆誠實正直的心而已。

■ 秋若塵

半邊蓮

他吃人的時候一定不知道骨頭是白的
 煙囪冒黑煙
 夕陽落山時，會帶來短暫的黑
 至於隱藏起來的，已無從考證
 美，只在一瞬
 毀滅也是一瞬
 那冷
 是他賦予的人間的冷
 那深淵，是他賜給眾神的深淵

■ 喬艷俠

端起昨天寫的詩， 去月光下漂洗

夜色被吹成棉白
 風聲很緊
 星星不說話
 一隻貓的影子映在窗台上
 一些念想在沉默中滋生
 在沉默中發芽
 在沉默中膨脹

又在沉默中泯滅

我端起昨天寫的詩
 去月光下漂洗
 想把有褶皺的句子
 漂洗的貞潔乾淨

比如，那年姥姥院子裡的梨花
 比如，那年我們的白襯衫
 比如，那年你看我時的眼神

■ 姬艷梅

穿過五月的手指

如果風聲再小些
 我願意放下利刃 剪去指甲
 放下因為孤獨而接受的
 來自皮膚之外的溫柔
 以謙卑的姿勢接近泥土
 去田野辨認植物
 並且記住它們的名字
 月夜依然寒涼
 我想叫上一個人
 一起出去走走
 這塵世啊
 如漫天飄絮
 正穿過五月的手指
 說出一個美麗的理由

■ 一爐季

朝歌古城

兩千年來，落日一次次照臨
 毫無偏見
 古城活在“辯證”一詞中，並患有

輕度精神分裂
歲月一旦疲倦
殿宇便會失去筋骨
人民反復練習站立和倒下，樂此不疲
暮色在尖山走來又走去
彷彿在狐疑
那些死去的東西
會在甲骨上復活

■魯蕙

拿玻璃的人

如果玻璃猝然破碎
親愛的，是停下來的时候了
是的，應該停下來
彎下腰，把所有鋒利的碎玻璃
一一撿起來，像安放我一樣
安放在你的肋骨之間
或者心底

■冬雁

孤獨的舞者

在一束光裡拉伸，慢旋
裙袂飄動
隨風划出的弧線，淒美
而熱烈
只要一陣風，一片藍
夠了，這舞台，就是你的

盡情的舞起
激情，力量，舞出春天
和光鮮
舞出牽絆，汗水，和
孤獨
枝頭飄滿桃花
屬於春天的舞者，孤獨的
舞起來

微笑的風，和樹
盛開的花朵和泛青的草地
包括忽而的跌宕，平穩
跳一支舞絕非是一件輕易的事，為至愛
用靈魂，用一生
而歌，而舞，而淋漓盡緻

■紅楓林

嫦娥

只因一次過錯
廣寒宮闕，寂寞千載
碧海青天夜夜心——

仙子，今夜 人間萬巷都在把你仰望
月缺月圓，兩條長長的水袖已經舞
動了千載
瓣瓣桂花落，誰解伊人愁?!

隔著萬丈時光，我只能看到你被月
色洗得蒼白的臉
和眉宇間凝結著淡淡的桂花一樣的清愁
仙子啊，千萬年如斯，你到底在訴
說些什麼？

■禪心

最愛的人

春天
許多事物都在萌芽
思念也是
春雨窸窣的夜
不敢開燈
生怕燈光照見
我想你時流淚的眼

黑能覆蓋一切

卻蓋不住我茂密的鄉愁
異鄉的夜
思念瘋長
我最愛的寶貝
村口你揮別的小手
一直在我腦子裡
打著旋兒重播
天近黎明
那不停滴落的雨滴
仍在敲打我未了的牽掛

■晨霞

煤油燈

煤油燈搖曳著
星星一個個的跳下來
濺起朵朵七彩的故事
枕著紡車聲音
做個陽光的夢

都市的霓虹閃爍
迷失在異鄉的街頭
醉眼迷離，尋不到
煤油燈裡的溫柔
起風了
雨落了

■柳兒

上帝的光從夢縫裡 照進來

我害怕夜
每當寂靜時
孤獨如千年墳墓爬出的蟲
慢慢啃噬著身體
醒來只剩滿目瘡痍的靈魂

如果可以

我不願醒來
帶著一生孤寂連同這副皮囊
掩埋在夢裡

如果只是這樣，那就簡單了
放棄自己，只需心念一動
而勇氣
脅迫著我在漫長的痛苦中修復自己
修復自己，修復自己
我努力地撥開了黑暗的煙霧
看見上帝的光正好從夢縫裡照進來

■劉夢夢

下 雨

雨在這陌生的地方下著
雨下著陌生而遙遠
而你不知道，你分不清
雨滴和夢境的差別
像白色的雲層一樣輕
籠罩著一片病態的顏色
風吹過沉重張望的樹木
使那些樹葉最終不再搖動

夢中情慾如水一般滴落，透明
又快速，裹挾在灰塵的暴力美學
語言的舌頭，它的需要
帶著灰綠色的舌苔
看吧，看。無風，但樹枝在動
像一位老人身上披著的一件衣裳
看，密密麻麻的聲音砸落下來
不會停止的，永恆的
輕盈得，如同一次心對親密的遠離

■碧江

洞天開外

風 黑洞的眼睛
吹開了太陽的羞澀

太陽花兒赤裸地綻放
大自然給它最熱情的溫床

還有什麼牽絆
那是虛幻的糾結

否則面臨你的
將是一場苦澀的太陽風暴

別蒙蔽了自己
那玉本是五彩石的眸

星星的光芒在溫柔的月色下
吻開了眸的深邃

■今今

活 著

被命令：臥床休息。

關上屋門
把渾身的觸角縮回體內
我平躺著，時光仍快速行走
它伸出秋天的手勢
花朵便紛紛斷了骨頭

走得太快了。
露珠絆倒在草葉上
裹著微光滾下來
如果再快一點
月亮和鐘聲就會一起從山頂
滾下來——

這塵世最大的兩滴淚

■李品

小 滿

未滿。不失於自滿
造物者從不遲疑

舊年的巢穴生長新鮮的啼鳴

我願是那支你信手輕拈的麥穗
習慣供奉果實
以對這個內心蒼涼的塵世，秉持讚頌

■郭慧

車窗裡的美人臉

車窗裡的美人臉
一晃而過
像光陰
像你
像一個夢境

她曾倚著的藍色座椅
空了，或換了主人
她曾看著的窗外，風景大美
時晴時雨的春天
像謎一般的命運，裹挾著
她
那女人，她在何處上車
又在何處
拖著藍色行李箱下車
她的軌跡和方向
像命運，皆不可知

■班美茜

梵 窗

塔外住著老房子和蔥蘢的木蓮樹
塔內住著最小的螞蟻
走在塔中間，我想起唐朝那些落花事

一千年前臨窗清修的僧人
用梵音替我打開窗戶，有薄荷的清涼
我從他的裡面醒來

我說，我愛他的清和靜
與愛另一個人感覺是一樣的
這是心底的聲音，近呼吶喊

我有罪，應該將最愛的人藏在舌頭底下
不該能像蜜蜂那樣，收攏了黃金的翅膀
心還在神秘幽深的花海

如此沉寂的上午，我望著輝煌寧靜的
太陽
太陽下的人間，我是多麼渺小

木蓮花毫無徵兆地隕落

■田愛平

土豆花

黑夜和孤獨用來打坐
冷漠和暗處的笑聲
如過耳的風有凌厲之勢
光陰可惜 仍愛這一切

腳步沉穩，是她開放的勇氣
世界的角落並不寂寞
不卑不亢的活著
白色的花不強勢 也不弱小

■張馨文

被風吹過的夏天

一陣大風刮過，
吹起揚塵迷了眼。
把心事訴給大自然，
大自然的回應是祥和的安靜，
學著它的樣子，
又做回情緒的主人。
重新帶上面具，
過下一個路口，

無悲無喜，
走過這個被風吹過的夏天！

■段娜

時 鐘

時光揮動著殘指
擰著發條追趕落日
風吹起晚霞，飄落一地殷紅
夜，輕叩木門
月光裝滿搖籃
外婆橋的歌謠
搖來滿天的星星
黑暗裡種下
一粒愛的種子
等待破曉時分
分挽光和雨露
無名草揚起有力的手臂
牽來靜候的晨曦
完成一次重生

●商丘《故道魂》女子詩社作品小輯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初雪

中秋的太陽

1
太陽消失了消失了
……它將在深秋復活

當我們心中的湖水
緩緩聚攏豐收後的平靜

當金色的絮語
悄然綴滿遠處的山崗

當凌晨五點牡丹鸚鵡
在窗邊鳴叫早安早安

太陽消失了消失了
……它將在初冬復活

2
月光為藍莓
披上了一層銀色的外套

火狐狸說，
地球是一顆藍莓

太陽流淚了，說——
我也想做一顆藍莓

親愛的，怎麼可能呢？
即使你變成一個哈密瓜
而你頭上的高爾夫球帽裡
蘊藏著那所有的月光

2017年寄自芝加哥

■馮晏

清晨的候機大廳

外交官專賣店的行李箱、
手提包等系列商品，
標本般凝固，
體內的填充物是報紙被揉成一團。
照亮它們的白熾燈，
高冷，發出吱吱聲，
渴望也是這樣。
候機廳藍色座椅像卡通牙齒，
剛走出黑夜的人
身體彎曲，頭低垂，
“思想者”由手機屏幕改變著姿勢。
日出之光擊穿了水磨石地面，
隨意繪製的側影，以及斜紋。
孤獨感逃脫時總是變得更暗。
時間剩餘在虛無手中，
無處可送。
此刻，我聽見聲音坍塌，
卻沒有一個人掉下來。
土特產店的林蛙油、螞蟻精，
還有熏醬大雁，
我用目光恢復它們在林中爬行，
用經驗還原法。
光華書屋的視頻裡，
馬雲在教路人賺錢，
手勢和呼吸猶如唐吉可德大戰風車，
他身穿一件雞蛋黃顏色圓領針織衫，
不分晝夜，服能量子。
賣生命衍生品的角落有救世主出現，
養殖人參、大蒜提取液，
還出售車輪按摩器，以及絨製熊貓。
玻璃窗外，一架空客俯衝而來，
型號隱藏進晨霧，如同虛幻。

2017年寄自哈爾濱

■項美靜

空 杯

一杯燈紅，一杯酒綠
午夜的酒吧
獨自喝盡醉生與夢死
徒留空杯，裝滿濃愁

眸子泡在酒裡
杯子一臉的醉意
空空的瞳孔
穿不透夜色，空空

荷堂夜話

想攝一枝一葉一荷
卻見蓮葉上坐著我的影子
在褪色的花瓣上如青春的嫣然
在月光下，那一池漣漪中撲朔

迷離於面前的水鏡遙想
少女的紅暈

一個人的蓮池
我坐著她站著
她站著我斜倚著
倚著碧蓮把自己站成荷

站成荷才知對蓮的依賴
褪卻粉衫孕就一個宇宙
花開為伊花謝也為伊
淤泥中有我臥著的白骨為證

我不過是凡塵一介女子
無意依畝
蓬門中的打坐的蓮子
才是轉世的佛

有水鴨輕輕滑過
零亂了荷塘月影
有風從西邊來

■西楠

搖籃曲

那就死上一會兒
或者長長地睡眠

未言明的戒律
火焰上的寂靜
有片刻表裡如一

噢聽著，親愛的
要天真無邪
流白色的血

她懷了前夫的孩子

從天津開往北京的深夜
客戶將手伸向她的大腿
她向前夫求救
逃脫客戶的魔掌
卻跳入前夫的火坑
一擊即中，她懷孕了
前夫說：
“咱倆離婚一年多了”
“你開什麼玩笑”
父母說：
“你要敢生下來”
“我們就敢不管”
她躺在逆風的方向，又開雙腿
生下這孩子
她說：
無論如何，這是上帝饋贈的禮物

吹動一池蟲鳴成佛音

蓮子安於蓬巢
我安於異鄉客舍
那花晃動著月光的夢幻對我淺笑

從蓮座起身
順手把心中湧出來的那朵荷
收進我的詩裡

■張耳

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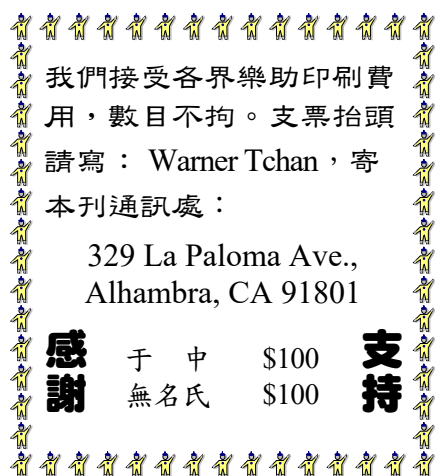
把我放下
放進海裡
魚在上面
雲在上面
星

以後
會有自由的孩子
來到海邊
潮水彙聚他們
晶亮的瞳孔

鞠個躬吧
向著這位沒有敵人的先輩
你們說說笑笑
大聲談著自己、國家和全世界的事情
這讓我開心，禁不住濤聲朗朗

你們中間
最勇敢的一定要
跳進來游泳
好讓我細密地柔和地
將未來親吻親擁

——寫於百日紀念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感謝 于中 \$100
無名氏 \$100 **支持**

■圖雅

有些傷是隱藏在深處的

她把晾乾的衣服一件件折疊好
再分類，再分別放進櫃子裡
再把夏季的衣服倒出放在最好拿的位置
為此花去一個上午
再去廚房為午餐準備
她感到累
“又浪費了很多時間”

浪費時間成為她最為心痛的事
而她的老公問浪費了什麼時間
她回答讀書的時間
“讀書是年輕人的事。”老公說

“我媽怎麼就不能讀書了?!”
在衛生間裡的兒子大聲反駁

蚊擾

她
一巴掌一巴掌打自己的臉
在黑暗中打

放出靈魂的電梯

出了電梯就看見
最初是白色的
後來有綠色的
藍色的
顏色很美
像流體不斷變化
夢幻般地漂浮在我的眼前

長長的樓道只有它在晃動
擋住我的眼睛
我摸出鑰匙
它就擋住鎖孔

■郭秀華

沉寂

我不說話
寂寞是一片海
浪花沉睡
孤獨是美的，你也是美的

我沉在海底
海水吞沒了魚，也吞沒了我
此刻我窒息
海水的鹽浸入我的呼吸
每一秒鐘的時間都緩慢

我度日，魚熬煎
和我相依為命的水草
我們抱在一起
在水裡是一天
在塵世是一年

閉關

蜜蜂打開一小片翅膀
給花蕊塗蜜
戀人說很多的情話
給愛情加糖

我無需言語
只在夜色闌珊中打坐
迎接一場遲來的雨
和自己的內心歡愉
2017年寄自內蒙古赤峰

我憑著記憶開門開窗
然後它就不見了
也許它回到電梯
那個靈魂盒裡

■楊艷

內蒙姑娘

驕陽下的
鄂爾多斯街頭
幾乎看不見人撐傘
我說的是遮陽傘
即使是美麗的
姑娘也不撐
這讓撐傘而過的
我這個
矮個兒
南方姑娘
越加覺得
自己矮小

2017.9.23

自我介紹

我出生並生長於
福建沿海
但直到大二那年
去長沙
認識了一位
來自內蒙的女孩時
我還沒見過大海
她對我說
“和你有一樣的尷尬
我也沒見過草原”

2017.9.24

台風梨

我對台風
最深的記憶
留在小時候
每次台風來臨
我家屋子周圍
的幾棵梨樹
就會掉一地梨子

■陳葆珍

日月之爭

觀 2017.8.21 日 1 時 22 分日蝕

該是太陽逞能的晌午
而它卻一反常態地柔弱
是誰
煞了它的威風
太陽鏡下的西邊
升起了黑色的夜幕
小半邊冷月高高懸掛
怎麼晌午會見到嫦娥
是不是經年日月之爭
今天該讓寂寞的嫦娥
爭一口氣
狠狠地把她的勁敵
咬了一口
隨即
乾脆把它擋在自己的裙裾
讓自己
嘗嘗爭得人類
世紀一瞥的甘甜

2017 年寄自紐約

我和弟弟們
常常像過年一樣
歡天喜地
冒著風雨
去撿來吃

梨樹是爺爺種的
梨子他從來不讓摘
誰摘罵誰
甚至打誰
只有台風摘下的梨子
他看到我們吃
是笑的

2017.8.31

■童童

古怪的顏色

“這古怪的顏色。”
從少女時代開始，
它並未在某個時期停止
而是享受其歡愉。

——
她極少去恨過去的事物
像今日遇見的紅色舊木窗，
它鑲嵌在教堂的樓下
在她紅色格子的呢大衣上，
在細節處
其實什麼也不能
痛的
真的走了。

山丘

假如你是因蝴蝶而迎來的春日
假如凡人皆有靈魂的歸宿
那麼你在何處等我
將我擁抱。

而你，是我的山丘
卻在 27000 米的高處——

在離開 S 市的清晨
那裡有地中海的微藍氣候。
我經常獨自在海岸線奔跑，
迎接孤獨的朝曦。

一切不過是顧影自憐罷了。
如詩與詩的遇見只在水中，
朝遠處而去，且沉且浮。

2017 年寄自荷蘭

■唐欣

在首爾的漢江南岸

也許是出於對西邊大國的禮貌
又或許是有感於詩的榮光
殷勤的東道主 好像是什麼社長
給自己一份額外的任務 繼續陪同
這些中國詩人 在首爾遊覽 他詢問
想去哪個地方呢 客人們提出不妨到
鳥叔唱過的江南瞧瞧 他似乎很意外
(他不會理解 這些波德萊爾 想要深入
資本主義腹地 進行病理學考察的熱情)
但還是滿足了大家的要求 汽車行駛在
高樓林立的安靜街道 但這也正是
習慣午覺的中國人犯暈的時候 當我
拼命睜開眼睛 只聽到他正在強調
因為這裡只是有錢人的住宅區
既沒有音樂廳 也沒有美術館 所以
韓國的文化人很少到這裡來轉悠

2017.7

可口可樂來到中國

1972年 在北京開往上海的
火車上 隨同尼克松總統訪華的
美國記者 向列車員提出想喝可樂
這可難住了好客的主人 他們從來
沒有聽說過這種東西 但還是慷慨
答應 請稍等片刻 問題被緊急上報
給了周恩來總理 古國的效率是驚人的
很快 從香港空運來的飲料 被直升機
投遞到了奔馳的列車上 幾個美國來的
年輕人大口喝著 可他們對於發生在
車廂外面的事情 完全一無所知

2017.2

採購員與香煙

1972年 在一列火車上
有位採購員看見為外賓
準備的臨時櫃台 他好奇地

2017.2

■吳懷楚

季節心語

是妳的彩筆
為這山城添加抹塗
一片耀眼楓紅
肅殺
蕭瑟
落寞中帶點憂傷
嗨 所有我的心緒
都給混淆亂了

橫看豎看
妳我天涯此際心懷
不分高低上下
同樣那般矛盾不過
心頭影兒
我很想問妳
這個季節盈盈秋涼
妳是否願意為我
再次譜下一片瀟湘
秋的相思浪漫

2017年11月6日丹佛

打聽其中一種香煙的價格
旁邊有個外國人笑了一下
大概是猜測他買不起吧
又或許是同情 誰知道呢
這個人的心被深深刺痛了
誰也不能小瞧中國人 不能
他毫不猶豫地掏錢買了一包
用的是相當於他幾個月的工資
(正好他帶著公款 先挪用了)
但他和他的家庭 接下來的日子
該怎麼過呀 他含著淚點著煙
滿車廂飄起莫名的香味兒

2017.2

■張芳學

雪花

一朵雪花開了，又一朵雪花開
漫天的雪花，紛紛揚揚
這是多麼盛大的花事

比一次情變來得更轟轟烈烈
以博大的胸懷包容了一切

原本骯髒的世界
被雪花洗滌得一塵不染

收拾好行囊，不需等待
不遠處就能聽到
春天的列車清脆的號角

請看那一棵樹，懵懂的心
已跳出了淡綠的枝頭

走進冬天

菊花謝了
冬天悄悄地來了
窗外的雨啊
還在敲打著蕭條的
紛飛的思緒

走進冬天
一種無以名狀的惆悵
縈繞在心頭
枝頭上最後一片葉子
多像老人鬆動的牙齒
不慌不忙地述說著
一生的風花雪月

2017年寄自甘肅

■ 達文

紅舞鞋

——電影物語之五

自幼你習慣於亮相
自情懷初開
迷戀散場的節奏

你丈量劇院的空曠度
無法測量牆的厚度
以及墓穴的深度

對著鏡子緩慢起舞
你的脈搏活像一條鞭子
逐漸把肉身抽打成螺陀

前 生

偶然闖進廢園
朽木上
長滿香菌

似乎可疑的沉思
有時候是蛻掉皮囊
把花蕾當作如雲冠蓋

如果虛擬一個迷人的昆蟲王國
就會有一陣悲慟
突如其來 掩蓋春色

石祭壇

在生命的盡頭
陪伴黎明前夕的風
像鬚根
垂向血心

■ 李斐

捐 款

警員梁彼得的不公故事
也是華人常遇到的事故
我在聯成公所靠窗站立
曾是貧民區的唐人街頭外望
歷年努力下清理了蟑螂蟲鼠
潔淨了垃圾掃除了賭毒人禍
整理安頓好了大家有個暖窩
陰暗角落的不良勢力再沒有
隨時歡迎世界各地遊客來坐
我迴看室內孫中山先生塑像
“天下為公”四個大字也許變樣
那金色油漆仍是民族的理想
半弓著腰身吃力走上樓梯
絡繹不斷的年長男女僑胞
喘著氣在支票簿顫抖簽名
也有口袋內一層層掏錢包
一生勤儉積蓄慷慨地出手
眾人皆談論這事件的棘手
都道人溺己溺就該伸援手
相互扶持集結錢財見力量
金錢之前司法人情或退讓
此地原是為某種民族而設計
神的選民自我張力目空一切
咱們移植的宿命相對是弱勢
百多年忍受著被侮辱被傷害
政治不正確更提防變本更厲
不公義排華要做非沉默盟誓
目睹全美大城市華人抗議示威
軒轅族裔的血脈能不共振澎湃

2016年2月26日初稿

2017年10月14日二稿紐約

似乎一雙蒸汽的手掌
呵護著
極其短暫的寂靜

■ 邢昊

無 題

從猿進化成人
掉了一次毛

從草原退化成沙漠
又掉了一次毛

佛 像

看見人們紛紛扔錢
它忽然眨了眨銅眼皮

無 題

馬搖著尾巴驅趕屁股上的蒼蠅
牧人舉起皮鞭狠狠抽打馬屁股

眼角膜

如果我換上別人的眼角膜
會不會因為是人家給捐獻的
我就用人家的眼光看問題了

年 關

爺爺開始剃他的白髮
剃他的白鬍子

明晃晃的剃刀
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

滿腦的頭屑
飄成漫天的雪花

2017年寄自山西

■遠方

無花果樹下

1、
俯首
借用老花鏡蒐集
春天爽約的後遺症
只是為什麼
十月的成色
能灼傷我的視線

2、
跌坐細聽
季節的爭吵
堅持輪迴
是最終的妥協
而張揚張狂
卻是個性化的旗幟

3、
蜜蜂飛走又飛來
它有疑惑
那是去年開的花
沒有風沒有雨
只有那人
曾打這兒走過

4、
趁枝葉疏忽
射穿歲月的魔咒
誰都沒有錯
舉起雙手
就讓這陣風
分享你的失落

■戴珏

土木狂想

這片土地上的城鎮如今任由
這些密簇荊榛取代曾經生意
欣欣的青枝。我屢次在地鐵裡
遠眺黃埔江對岸的天空，彷彿
那柱蠢蠢欲動的龍捲風隨時
會席卷開來——劫後的荊榛或許
不會再蔓延，然而還會有多少
殘餘的青枝為我們點綴蕭條？

長洲遠眺

拾級而上，走進
想望了好一會的涼亭，
喝了幾口水，才感受到海風
是清涼的。
小島上的民居
現在就像被海浪沖積在
一小片沙灘上的白色貝殼。
烈日下的水天
是灰亮還是淺藍，
要看你朝哪邊看。
灰亮的那邊只有波光
閃動的蒼茫海面與天空；
淺藍的那邊則有一灣海峽，
環抱著疊疊青山。
我知道山中有寺院，大佛，
只可惜看不見。
海峽裏漂著一條條白紗，
是往來的渡輪留下的；
有幾條漂向東面的港灣，
那裏邊是維港，熱鬧繁華的所在，
我從那裏來；
青山的西面，
有艘孤單的小船
拖著條細長的白紗
駛向淺藍與灰亮
微茫的交接處，

■彭國全

送君

——小酌，念劉荒田君在千里
外舊金山，即將歸國，偶成。

2017. 9.19

舉杯
遙望千里
作除數 心算
送君萬里歸國
求得的商
一路平安

這道試題
關山看過，重洋看過
太陽月亮相悅
答數正確

船

天，喝了酒
情緒化，陰晴不定

這酒鬼，海
才與天對飲過
浪的手顫抖著靠向舷邊扶
醉
跌跌撞撞
害得船顛簸
似沉，似浮，似沉，似浮

欺人太甚了
掄起槳
一槳 一掌，一槳 一掌
擱過去

那是大嶼山的盡頭。
它要去哪裏？
繼續繞著青山
去機場，還是要遠離青山，
駛向灰亮，駛向
那無邊的重洋？

■李國七

刺嫩芽

“東北長白山和小興安嶺沿脈”
那天北京重霧，三點整約會
我手忙腳亂糾正臉上面罩
你在微信上說：“刺嫩芽，吃的
就是鮮嫩與爽脆。”

絕對是年輕鮮肉的宣言
面對鏡子，我凝望初老的臉龐
臉就是這些年我累積的身體與味蕾經驗
突然想起精怪之說，神話童話的共同語言
精怪永遠不老，還是心態並不代表軀體？
一整排芭蕉精養在洛城靠太平洋的
郊區別墅
我的異國朋友不老，走南闖北
他在那一頭，我在這一頭
他繼續散養枇杷與芒果

那年陪你，追溯汶川山川裂痕
我們看到枇杷，看不到芒果
“芒果嘛，”你說：“還得到廣西。”
我買過賣過海南芒果，瘦小的一枚
比你的勃起大，比泄氣的乳房小
大小老少或許不重要
時間、技術與能力，數百億身家
盡可以養一頭鯨魚在大西洋翻身
不斷擴充院子範疇
楊貴妃的嶺南荔枝
屬於葡萄的夜光杯紅酒
精準扶貧以外的課題
或者，應該養幾棵刺嫩芽
東北振興以後製作下酒小菜

曲麻菜

絕對不是東北專利，這陣子氣溫反常
十九大盛會前的大幅度降溫
北京霧霾重，河北霧霾情況我不清楚

只看到你的信息——霧霾+降溫
那是雙節以後的上班第一天
我在首都機場等待飛出京城的航班
“看不到天，機場封閉。”
廣播沒有涉及的，自有各種新媒體
我在北京，國市雙重身份
我的朋友甲，他強調五大輸出
那是一帶一路的絕對崛起
朋友丙她回到恩平
探望母親河鄉愁河
可能還有當年去國棄離的鮮肉
北方的曲麻菜是去不了嶺南
我想起前一陣陝甘之旅
曾經的長安，忽爾今夏的雄安
千年大計或千年印記
曲麻菜屬於低等低端
你說：“太多太平凡
東北人蘸醬吃
我們這，就如宿苜草
喂養牛羊。”
我一下子就去到河西走廊
想起西水東調的新疆
但是曲麻菜，再多
還是屬於吃瓜子聆聽看戲
噴吶在後面秦腔在前面
啾啾呀呀開始唱

蕨菜

貴州、河北承德、遼寧、內蒙、黑龍江
我看不到吉林，我看到的是遼寧
曾經意氣奮發的共和國老大
現在我看到的是散場後的冷清
果皮、廢紙，一疊過時海報
我看到漢子闖關東的凶悍與堅持
我看到酸菜與大醬
妹子呀妹子，在鐵嶺我來得及觀賞
二人轉
紅彤彤的臉龐與紅彤彤的衣衫
絕對是當年山東的紅高粱
莫言寫過韓紅唱過周迅演繹過

■蔡可風

晨安

清晨起來的第一句話
晨安！
從窗內轉向窗外的祝願
從對家庭擴展到地球的祝願
從心靈到人際間的祝願
去安慰昨夜的徬徨

新聞報導在咀嚼剛成的往事
再吐露出是是非非的聲音
很難分辨其中失實的部份
依靠它來估量今日和將來
常常會把謊謬和智慧
糾纏得難解難分
晨安！
再次仰首通向天內天外的呼喊
或許能舒緩那彷徨的基因

晨的周期總能按步就班
安的渡船撐向下一個晨泊岸
中途的急流和暗礁只能
憑藉經驗在運氣中駛過
祈望 每天早上能在歡愉中
高喊 晨安！

2017年11月10日
布碌倫醫院通知內子手術之晨

果斷潑辣較勁還有些許草莽氣息
在一張小床上崗的邊邊角角
東北帥哥與細腰長腿妹子
無論是馴養枇杷芭蕉的同胞
還是上億生意的大腕
帥哥的胸肌、長腿與小弟
妹子的胸圍、細腰與小妹
大家曖昧微笑你懂得的那些事
脆嫩爽口，我總結是蕨菜
絕對是蕨菜

■冬夢

九寨溝地震

一群群遊客太嘈吵
惹得土地公公動怒了
將童話天堂
美麗山水的九寨溝
高高舉起
重重
擲成嚴重的內傷

題老撾陳琳兄 油畫《秋水》

再靠近一些，兩隻小舟
別像漁舟總唱那麼幾句
便已向晚

歸家的山路尚是遙遠
水盡處
未聞你輕聲喚我的小名

秋水涼涼正宜洗臉
我捧起的，情人
莫非不是你當年那張巧緻的五官

題老撾陳琳兄 油畫《母愛》

母親當年給我淋浴
那些水
流淌在我成長的歲月裡

記憶是濕漉漉的
一條大毛巾
永遠擰不乾

2017年寄自香港

■應帆

在過敏診所

親愛的
克里斯特爾醫生
用發卡一般的醫學道具
在我左右胳膊上扎了六十四個孔之後
把我拋棄在這宛如書房的一間

書架上陳列著八零年的醫藥期刊
牆上是裝框的攝影作品
照片裡是夏日森林中的小溪和木屋
窗外是後花園綠盈盈的一角
高高的樹木隱約

有些點有血珠子滲出來
有些點開始紅腫
有些點開始癢

坐立不安
卻偏要無動於衷

二十分鐘後
講法語的聖·阿蒙醫生告訴我
美麗的楓
高大的橡
可愛的山毛櫸
以及甜蜜的口香糖
還有心愛的花生與大豆
便是一切紅腫痛癢的起源
一個星期後他會繼續告訴我
有關草類的消息

無非是說
我愛春天
春天卻不愛我
不過也許只是葉公好龍罷了
我彷彿看見醫生
從鏡片上方投射過來的

■高潤清

文言之殤

甚麼時候批孔的擂鼓響起
在一片驚歎聲
赤裸撲殺

她的爪牙確實狠辣
刨刮不留餘燼
讓沉鬱的血脈顫慄
當瑰麗文學逐步剝削
誰知道
亡華者盡是倭寇魔爪
變身寶島的魑魅

五千年文化如今遭逢浩劫
前有馬列、後有台獨
爭相去孔滅華
國恥早已蕩然無存
好個民主自覺

後代炎黃啊
血液裡不會因去孔滅漢亡華而自豪
黑水溝的夢魘
一場自殺式的文化毀滅

當她悻悻然滅絕文言文，黃雲即將崩裂

2017年寄自台北

疑惑而可笑的目光

此後將是
兩到三年的漫長注射
猶如一切為了維持某種關係
而尋求心理治療的人們
我所有的 我所能給的
不過是 或長或短的時間

2017年寄自紐約

■疑雲

蒼蠅蚰蚩你我他

一隻蒼蠅，好大，好酷，好帥，晶亮的綠脊背，烏紗帽雙翼的翅膀，兩隻骨碌碌的禿鷹眼，活像一架嗡嗡響的螺旋槳直升飛機。它在我剛裝修好的大廚房裡，毫不顧忌地飛呀飛呀，一圈又一圈，我好奇地看著它：飛吧飛吧，看你能飛多久。大約五分鐘以後，它沮喪地趴在垃圾桶的邊沿，蒼蠅拍輕輕一彈，它就落地死了。我很傷心，不是假貓悲死老鼠那種。我用雪白的餐巾紙，把它的屍體裹起來，扔回大自然，屬於它的世界。

一隻小蚰蚩，誕生在錚亮的不銹鋼洗碗池中央的黑下水洞裡，還沒有發育出聲帶。它玲瓏剔透，瘦小而不失矯健。它跳啊跳啊，拿白色紙降落傘的五指，怎麼也罩不住它，至少失敗了七次。雙目凝睛，一動也不動，瞄準，再瞄準……終於把它碾成了一點兒灰，沒有血，也沒有肉。人真的很殘忍。

我在月光下慢行，順著家門口的人行道，一趟又一趟，無限地走下去……。我想，這跟繞地球一圈有什麼大不同？人很像大廚房裡的蒼蠅勇士，也很像不銹鋼水池裡的蚰蚩。那小不丁兒的傢伙，小的得用眼鏡才看的清。它跳得可真高，有它身高的數十倍，不過還是不能跳越水池。

來自動物的消息

鼠說它有超人的適應力，它是地球最後的生存者，因而幸災樂禍等待世界末日的來臨。

鳳凰擇木而棲，從盤古到現代，繞樹萬千匝仍然無枝可依。

獅子的博士論文再次論論了弱肉強食，維護了生態平衡，符合達爾文主義。

蛇教唆夏娃偷吃禁果，明辨善惡，被罰在夜間爬行卻心安理得。

老虎被狐狸作弄以後回家反思，才知道智慧比權威更厲害。

狐狸說狡猾與聰明本來就是同義詞，無須與書呆子爭辯，依然用尾巴釣魚。

豬說養的和被養的都固有一死，不如視死如歸因而心廣體胖。

鴨說是它最早知道春江水暖，它就是先知先覺，而它的才能被忽略了，不如不知不覺，不如無知無覺。

母雞喋喋不休的爭論，最後認定是先有雞後有蛋，而第一隻雞是由草履蟲變成。

鴛鴦說其實它們早就想離婚，但又怯於傳統的道德觀念。

企鵝申辯它把頭插進泥土，不是因為怕死而是為了愛情。

袋鼠說它永遠帶著孩子，卻從來未聽人說過它是一個好母親。

■任敬偉

果

煙霧繚繞，盤子裏的堅果，代表著網坭溪，敦厚而沉默。沒有哪個子民能打開它——封閉、固執、僵硬的外殼。這一代又一代，隱名埋姓的人和事，又盤根錯節。積攢的果，苦澀、鬱悶、貧困。這果，在盤子裏閉緊耳門，拉上眼簾，收緊豐乳，不諳世事，安份交歡。對幸福與豐饒的渴望，默不作聲。

2017年寄自貴州

蛙拿出了蝌蚪的照片說，要是保存了兒時的玉照，誰會知道大名鼎鼎的兩棲類先前就是這麼簡單。

蝦永遠簡單透明，一旦成熟就會變紅。

海星說大海的表面洶湧澎湃，而它的深處卻平靜得很，因而它從來沒有惹過是非。

當人類烹食和平鴿和忠實的狗的那一個黑夜，極樂鳥就飛回了原始森林，從此就沒有了消息。

烏鴉發誓要做死神的忠實信徒，它頌讚黑夜結伙野宴，筵席永遠不散。

狼被人類文明的火把趕到了荒原，淒厲的長嚎把原始與現代連接起。

2017年寄自紐約

■鄭建青

春

孟斐斯市布魯克斯藝術館前有一座題名為《Spring》的玉石彫像，背景為滿壁青藤。

半裸的女子向探春的人揚起一張美麗的容顏，如緞的長髮輕輕悠悠在風中蕩漾心中婆娑；她豐乳圓肩，臍起的腹部孕育春天的萬紫千紅；她裹腰及足的白紗如流雲繚繞，卻藏不住一雙探春的赤腳；她眸子閃閃，頻頻招手，示意你走近再走近：聽春的韻律，聞春的芬芳，擁抱春的一片多情。

希臘女奴

美國彫刻家 Hiram Powers 的大理石彫像《The Greek Slave》。

純潔豐滿戴著鐐銬的希臘女奴一絲不掛地站在土耳其奴隸市場側首忍受眾目睽睽的野蠻羞辱。伴隨她忍受的是一個十字架和一層籠罩全身凜然不可侵犯的神聖與典雅。她彷彿告訴我們古今中外凜然神聖的思想永遠不可以被奴役。

一張密西西比 三角洲的黑白照片

攝影家 Jack Spencer 的作品《Cooter in the Corn with Horn》。

你肅立在一塊玉米地前，黑條白襯衣襯托著黑臉龐黑禮帽黑禮服黑領帶。你粗壯的黑手持一把大銅號，欲把一支支布魯斯憂傷曲吹成一層層玉米浪，吹向南方冰涼的白晝。你的凝視流出密西西比河，一條流經南方的老人河，敘說著史詩悲劇激情憂傷，流成汗水淚水，滴在農田心田，滴在南方酷熱的白晝

■田衛社

一月

留不住穿梭的時光，放逐一片蔚藍的天空，窗外拂過一月的寒風
獨坐痛的深處，漸漸習慣了靜靜的找回自己，凌亂不堪的心靈，淒涼、安靜
背負著滿是塵埃與傷痛的靈魂，將思念代替，一月的風從指尖泄落，在淒涼悲傷的劇本中，劇終
一月依然獨行，竊想著一場溫熱的情思，一種疼愛，一種永遠的愛戀，侵蝕著心扉

一月蕩輝，萬物迷茫，織盡魂牽夢繞，心為筆，夢為箋，一闕斷章，度我一生的想像
夢歸夢，斟一壺薄酒，就著微泛著淺淺憂鬱的心事，輕弦淡然唱流年，留與思念同眠

二月

儒雅的暖風吹過臉龐，一種濃厚的嚮往中透露出一絲春意，這種時節發生在二月

燕鳴鷹驚久不停的時節，草叢縫隙間冒出星星點點的新綠，陽光在悄悄對大自然竊竊私語

春天還遠嗎？二月十四日的情人節增加了二月的浪漫氣息，溫暖的微笑著的陽光與春相逢

走進二月如同生命在胚胎裡，有著隨心所欲的衝動，也擁有了一份恰如其分的成熟

走進二月裡聆聽春風中飄拂的音符，約會春天，感悟春天，擁抱春天，品味自然

走進二月裡思索著思索仍不可能的事時，被擁緊來釋然著蒼白無力的我，依然倔強著自己的堅持

■藍狐

背影之後還是背影

一
眼前開始接連出現背影。在秋季，葉落的黃昏，一條狹長的路徑上，越走越遠。

眼睛開始生澀，背影竟轉而被放大開來，嫋嫋的，披掛著越落越加密集的落葉，匆匆而去。

忍不住我的眼淚湧出來。落在腳下的一片乾枯的葉子上，洶濕留戀。

二

背影即若有聲，我想只消一把小提琴也便足矣。忽而舒緩，忽而急促：琴弦欲斷人心欲斷；無數葉片轉而飛旋向天際；陽光被切割成碎片；斑駁隨意穿行；一隻手死死捂住雙唇；熱淚橫飛；一個人的名字幾欲出口卻硬是給咽下；影子漸漸開始虛化；滿眼被枯瘦的黃所充填；所有的傷感都別過身去；琴弦陡然被掙斷……《我是如此愛你》，這等幽婉艾怨的樂曲，誰能夠聽完？

三

僵伏下來，我。心越走越軟。想像這個世間，所有的行走原本都是背影。誰又肯給誰真實的面對呢？——即便相向，眼神自也會悄然遊走，心緒自也會天馬行空，追索更是會深藏不露。

虛偽還需要面具麼？敷衍還需要表情麼？背叛還需要坦白麼？當背影面對背影的時候，一切都會是視而不見。

四

當你說愛我的時候，我剛好轉過身去。當我說我愛你的時候，你剛好在他的身後使雙手將他攏圓……

節日遐想

只要踏入十一月，廣播電台、電視便開始早晚不停的播放聖誕歌曲。只要聽到聖誕歌曲便感覺節日來了！不知道為什麼，一年一度的聖誕老歌總讓我想到——每逢節慶，老兵們把舊軍服從箱子裡翻出來，拿到洗衣店洗熨畢直，煞有介事地穿上，更佩上擦得光亮的勳章，在銅樂中竭力的挺胸昂步參加遊行。然而，節慶的氛圍和洗液的香味似乎始終蓋不住他們軍服上歲月隱隱的霉味。

除了聖誕老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聖誕節似乎是由（用電的）燈飾的出現來定調。無論公共和私人地方——甚至只要在房屋或樹上，簡單拉上一兩串小小的電燈泡做裝飾，便讓人感覺到節慶的氣氛，否則就不算過節。事實上，在很多公共地方，像購物中心、娛樂場所……人們張燈結彩，裝璜粉飾刻意營造節日歡樂的氣氛——而且紛紛展出色彩繽紛，教人眼花撩亂的燈飾。恰恰與聖誕老歌相反，燈飾的技術更不斷推陳出新，從什麼 LED 到激光，到數據，虛擬……千變萬化，把電的功效發揮到極致，教人嘆為觀止。

當然，聖誕節更少不了聖誕樹。那些假的人造聖誕樹就不說了。倒是很多活生生的聖誕松，不知道為什麼，總覺得它們好像犯了什麼罪，一棵棵被腰斬，再被一串串五光十色的燈飾和綵帶五花大綁，唧唧噥噥的被推到鬧市去示眾。在它們的腳下，卻擺了一盒盒大大小小（裡面通常是空的，偽裝的）光鮮奪目的禮物。

在一大片歡樂氣氛的包裝下，其實挾帶了五花八門的廣告和千方百計的促銷——什麼節日大減價，什麼黑色星期五，什麼零利息……無非都為了刺激你，程式你，要歡渡佳節，要花錢送禮，要消費。彷彿欠債就得還錢似的。

聖誕節也許比任何節日更讓人孤獨。比如我，儘管可以不去熱鬧的地方，不看電視，不聽收音機，不上網，不消費……。（甚至不管鄰居異樣的眼光，拒絕在門前依樣葫蘆的裝飾一下）。然而，一到晚上，我無法躲避鄰居各式各樣的燈飾，並非因為它們的儉俗和滑稽，而是它們照亮了我的孤獨。

聖誕節也最容易喚醒人們的回憶以及驚歎時間的消逝——總是有那麼一些人、一些事、一些地方、一些時光與聖誕節有關。那個長頭髮、大眼睛的女孩，悄悄塞給我一張聖誕卡的樣子還歷歷在目，怎麼一下子已過了半個世紀！一下子消逝的那麼久遠，一如少年的夢。

聖誕節似乎也比別的節日過得要快。晚餐吃過，舞會結束，禮物拆開，五顏六色的包裹隨即被扔掉。接踵而來的是時代廣場大年夜狂歡——熱鬧烘烘，萬眾騰歡。大球隨著倒數掉下，煙花迸射，元旦的歡樂也嘎一下過去了。

節日雖然過去，大多數五光十色的聖誕燈飾還會繼續亮一陣子。這時候，不管怎麼看，它們倒像節日的屍體，還有體溫，卻沒有呼吸。這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會想起，牧羊人尋找聖嬰的那個星夜是沒有電的。

2017 春

時間書

所有的生命都像塵埃。
落定。平原的千樹萬樹如梨花盛開。稀疏的枝柯堅硬又發出飄柔之光。姐姐，時間是一件白色的屍衣。
猶若這大雪紛飛，於靜寂中覆蓋我們草繕的屋頂。在申家溝，我們守住命中的五行。但無法飛出三界。
飛雀滿天。
好像沒有家，好像沒有邊際的天空才是它們的家。

秋風辭

把白骨飲盡，把沙磧飲盡。
把三千經文飲盡的申家溝，從身子裡抽出苦艾，根植廣袤的孤獨。
哦。止不住的孤獨，波濤起伏。我們的東平原，天空灌滿了靜寂，和烏鵲。
梨樹坍塌。
桃木，把它自己煉成符籙。
我在黑暗的盡頭，虛構馬匹，馱著黃金的糧倉，乾淨的白蝴蝶，還有弱水三千。祝禱萬頃，我只取一瓢就夠了，就可以萬念俱無，抵達糠秕之腹地。
風沙吹過共產的廟門，我的主義彎曲、翻捲，裂開了口子。整個申家溝飄著雨加落葉的悲涼。

2017 年寄自河南

■陳銘華

不潔之想

夏日，揮汗跑了一趟首爾——珍島——首爾，火車、大巴、步行，甚至出動了漁船……只見道路兩旁、食店前後、巷弄左右、動和不動的大小車輛全是韓國的、美國的和歐洲的。我驚訝千載之下，兩個文化息息相關的民族，在這一方面竟然和北上廣深如此迥然不同

我頗感羞愧地將目光轉往天上……一朵彷彿從未離開過漢江的雲迎面說：看，連我們的太陽也不是他們旗幟上那種血污顏色

2017年7月25日首爾至西貢飛行中

N號窟再考

十年後重來，只有頸項間斗大的傷疤依舊在，而月牙泉的記憶是否仍流轉鳴沙之中

倫敦？柏林？東京？紐約？被囚在玻璃展示櫃內的每一顆頭顱，每一個晚上都聽得見“還我頭來”的呼號

2017年9月17日敦煌

在那遙遠的地方

這列車信守多年前的約定，和諧地以200公里的維穩時速前進，讓我的詩得以常常超爬：有時明月遠上祁連山，纔從漢家陵闕緩緩出發；有時哈密瓜吃掉兩三塊，纔慢慢抵達哈密站；有時串串葡萄已在長廊掛著綠著等待著

“下一站吐魯番！”列車員走過來了，列車長又走過來了，列車兩旁一直歡呼著伴隨的那些白雲，莫非就是她們飄動在傳說中的嫁粧

2017年9月19日吐魯番

■指尖流年

愛你，姐姐

姐姐出嫁那天飛雪漫天。
來迎娶她的是一架馬車。
那馬嘶鳴，嚇著我了。
我大張著眼睛空站在雪地裡。

她嫁到了盛產金子的山那邊。
姐姐卻說她要出趟遠門兒，
回來之後給你買棒棒糖吃。
但她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那時候我10歲。只記得姐姐
與一個小個子男人坐在馬車上。
飛雪中一抹鮮艷遠去的紅。
馬鈴聲清脆：叮呤，叮呤……

車站

對於生活我默不作聲
我只對雪花袒露心懷
記憶的雲偶爾飄向我

我正彎腰放下行囊，通過安檢
我還要在一張紙上簽字
證明我曾來過塵世

遠遠望去，被白雪覆蓋
的車站像一部白色鋼琴
火車的笛聲悠揚

在薄霧蒙蒙的早上奏響
我走了過去，輕盈
如琴鍵上的指尖

2017年寄自黑龍江

■邵偉

薔薇日子

四月的帷幔積滿塵土
透過光的碎銀
賒買一個青春晚歸的眼神

夕陽坐在小小的蕊上
你的襯衣急促呼吸
手腕與錶盤對飲烈酒
一雙燕子
懷抱伊甸園的果核
像痛感沉進體內

在花瓣的汛期
蛇拉動了果樹
一種甜蜜飲鴆止渴

如果，蝴蝶喊我一聲
如果，柵欄上的光影絆我一下
我會留下一顆，粉色的淚

秋天的通道

森林的掌心藏著路線圖
一滴雨催促穀物成熟
路倒映路，暗道的門關不住幾聲鳥啼

星星邁開大步追逐繩索
我朝四個方向傾聽
缺口等待牽引，晚歸的貓昏聩不堪

劃破裙裾的涼，摘下菊花伴舞
誰都拒絕遺忘，誰都是帷幕間的主人
小船攪出痕跡，枝頭上山楂唱情歌

旋轉標注重生，接過晚歸人的米酒
一匹剛出生的馬駒奔入林中
秋風吹白的太陽，充當了指南針

2017年寄自山東

■陳愛中

飛機上的上元節

第一次在飛機上過上元節，而不是在那個乍暖還寒的小村莊陪伴父親這引來鄰居並不走心的詫異，雖然他的孩子早就離開他，去城市謀生

我嘗試過解釋，
只是因為訂機票的時候，我弄混了陰曆和陽曆，這是小村莊和大城市判斷生命的兩個尺度，迥然相異，猶如父親和我生活的世界一樣相隔如重山。

然而父親並不失望，或者說早就習慣了這個節日裡，我的缺席。只是遺憾於沒有人會給我過生日，這是他這幾年才有的感慨也許是，人老了，會更在意年歲的節點

於是，我們常常是相視無言，彼此感受沉默背後，相依為命的不捨

逐月飛翔，星星墜入地面，摔得劈啪作響閃閃的，尖銳而犀利。讓我想起童年時，生活，在母親眼裡烙下的印跡。唉，我不想再想念母親，因為這會讓我難以原諒青春的固執，中年的狂妄。這難以避免的是成長中的荊棘，刺痛金屬質地的月光，激靈靈地響亮在雙耳的冰涼裡

瓦礫旁，母親遺落的鞋子揪住歲月，如無意灑落的梧桐種子，將根深深扎入泥土一意探尋枝繁葉茂的凋落

長明燈照亮田野和天空，機翼渾厚如堤防雲海安靜，灰黑色的海水蕩漾，上元節，這場孤獨而又逼仄的旅程

2017.02.12

■俞昌雄

拆遷地裡的麻雀

幾場雨過後，麻雀躲進草叢頑皮的小孩追趕它們，有的摔下去引來數聲狗叫。麻雀總是從天而降帶著幾何學的反光還有那灰色的夢幻，它們從不在一個地方停留，不像我們，被趕走後還把影子和氣味刻在清冷的石塊上天底下的麻雀為何長得如此相似一樣的毛髮，一樣的眼神人則迥異，有為你而生的人卻也有著讓你去死的人我常想：究竟是麻雀活在我們中間還是我們活在麻雀中間天就那麼高，而地依舊這麼大麻雀已從頭頂飛過無數遍我們始終無法清除指間上的廢墟，廢墟裡的罪惡我常想：每當麻雀成群結隊的時候那白眼圈裡的花草反倒發光灼灼，每當人類形成各自陣營的時候，那黑眼眶中的世界比棋譜預設的殘局還要驚險，比蛇信子還要惡毒這一片拆遷地，空曠，繁雜沒有多餘的生靈只有麻雀一次次下滑又飛起它們如此自由而又喧囂無人看管，冥冥中又早被盯視世界也是這樣我們努力地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實際已赤裸，如風掀開的鐵皮我常想：那即將拔地而起的大廈和街區是否也藏著成群的幽靈像麻雀那樣，一次次俯衝從黑暗深處發出聲音，讓走丟的人回到自己應有的土地上

■林秉傑

秋日私語

與妳相約
在春天等妳
等妳在雲裏霧裏
卻等來了許多斑斕的鮮花
那花在微風中招展
彷彿訴說著五百年的心事

波斯菊的海洋五彩奪目
又是一場花的盛會
而花期卻是那樣短暫
短暫得等不到心的溝通
就成了夢裏的囁語
隨風在遠方飄逝

黃葉裏有清晰的脈路
彷彿就是肌體裏的血管
但不知那根可以通向心的深處
只是秋風的洗禮
終有一天要走向枯萎
走向泥土的一份子
直至分不清哪是葉兒哪是泥

在微風中
我感到涼意襲來
這每年一度的時令
是無法抗拒的力與靈的挑戰
在一陣顫慄中
無法尋找歸家的路
以及魂與肉的故里

2017年寄自福州

不要說麻雀，哪怕就是一棵草也可以因陽光而搖曳
因那一點點的雨露而狂喜

2017年寄自福州

■方壯霆

希望的遺囑

——一個感人故事的平述

如果 Tuck 不是先知
至少是一位獨具慧眼的賢人

他發現窮困潦倒 Dawson 金子般的心靈
也讚許了 Amanda 堅貞不渝的愛情

無疑，Tuck 是竭盡全力了
只是，只是，天意難違

絕非是分道揚鑣，於 Dawson 來說
絕對是忍痛割愛

割愛也絕非貼切，單身的他
掛在心腔帶血的愛從未流失過

絕非是移情別戀，於 Amanda 來說
絕對是逃避現實

逃避也絕非恰當，婚姻裡的她
分分秒秒為愛而痛而麻木而魂不守舍

二十一年的天涯海角，魂斷藍橋
斷不絕，彼此的相思相愛相無奈

沒有 Tuck 的遺囑，便沒有他們的重逢
沒有重逢，就無法證實愛無止境止時
止別離

遍撒 Tuck 骨灰於他餘生廝守愛妻花園之刻
也是這對戀人情真練達靈魂相隨的昇華

保持希望和耐心等待，是 Tuck 的最後遺言
只是，尊 Tuck 如神的他們卻迫不及待了

沒有愛，面對面天天咫尺天涯
永恆的愛，隔山隔海堅貞不渝

沒有 Tuck 的遺囑，Dawson 絕不會重
歸是非之地

■林啟

暖 秋

黃蝶停於紫蕊
長久不動
粉裙從旁晃過
漸搖漸遠

暖陽斜映
和風時伴
輕雲淺染
綴飾晴空

秋之度

陽光的溫度
輕風的涼度
樹冠的黃度
草地的綠度
鳥鳴的響度
葉落的輕度
淡雲的高度
碧湖的深度

天際線的廣度
立足地的限度

藕斷絲連的事非之地，竟成了他的歸
根墓穴

他寶貴的心臟，跳動在她寶貝兒子的胸腔
錯綜複雜刻骨銘心的愛啊，終於血脈相連

2016年1月16日

後記：電影 "the Best of Me" 觀後感。
鄉村高中同窗 Dawson 和 Amanda 真心相
愛。但陰差陽錯，他們分別了二十一年。
Tuck 是村裡一位正直慈愛的老人，也是
他們的護花人。臨死前，Tuck 留下遺囑
，要 Dawson 和 Amanda 共同處理他的後
事，做最後一次月下老人。結果，死於
惡棍父親槍下的 Dawson 的心，移植到了
Amanda 愛兒的胸腔……

■唐德林

人 間

來到這個世界待久了
身體，也在一天比一天變舊
上帝面前
我好像還是
一個貪玩的孩子
該寫的詩
沒有寫完
月光溫情，草木清新
我還想再愛一次
親愛的人間

麻雀，是最親 近的鳥兒

烏鴉，城府過深
喜鵲，滿身華貴
烏鴉和喜鵲，不近人間煙火
傷佛神靈派遣的差使

麻雀，是最親近的鳥兒

有時，它們會聚到你的檐下
嘰嘰喳喳，同你嘮一些家長裡短
有時，它們飛進你家院子
揀幾粒你剛剛收進家門的糧食

麻雀，是最親近的鳥兒

現在，它們成群結隊
落在你家門前的小樹
彷彿寒冷中開放的花朵
傷佛冬天裡結出的果實

麻雀，是最親近的鳥兒

2017年寄自遼寧葫蘆島

■吳雨倫

一首神奇的 愛爾蘭歌曲

這是我偶然間聽見的
愛爾蘭歌曲
一首非常冷門的歌曲
全中國只有兩人
在網站上
關注並轉發了它的作者
其中還包括我

多麼輕柔唯美的歌曲
一個古老的搖籃曲
夾雜著 20 世紀磁帶的雪花聲
難以辨識到底是英語
還是愛爾蘭語
但這不重要
它讓你很容易聯想到那些經典的
電影橋段

但它卻給我帶來了極大的苦惱
每當聽到它時
我彷彿置身於
愛爾蘭草原上的某個角落
一個小木屋裡
屋外陽光燦爛 綠草和綿羊
屋裡火爐輕輕燃燒
不時發出麥穗炸裂聲
我躺在搖椅上
刀片劃過我的手腕
鮮血滴在地板上
幸福的
等待死亡

或許我潛意識裡認為
這是比被火車碾死更高級的
詩人的死法

這種感覺令我徹夜無眠

但它又是如此具有吸引力
讓我不得不打開這首歌曲
重新尋找那種情景
直到我精疲力竭
倒在床上
卻依然無法入眠

為了治好我的失眠
我開始尋找這首歌曲的來歷
但正如我之前所言
它是一首冷門的
愛爾蘭歌曲
整個中文網站也沒有它的資料
甚至沒有它的中文譯名
只知道它是一首
愛爾蘭歌曲

但它真的是一首愛爾蘭歌曲嗎？
我不記得有誰告訴過我

直到我爺看到了這條轉發
沒錯
是這首愛爾蘭歌曲的轉發
他聽到了這首歌
並告訴了我它的中文譯名
以及作者的
這是所有中文網站都沒有的資料

當然
我不能指望一個 80 歲的老人
能給我提供一首愛爾蘭歌曲的更多信息了
但這依然令我很吃驚
如果你了解中國歷史
把它聯繫到一位 80 歲老人的身上
就會和我一樣吃驚
它讓我在有那麼一小段時間裡
開始懷疑中國現當代歷史的準確性
懷疑理性思維
懷疑那個把紅皮書扔向天空的時代
懷疑能阻擋我爺聽到愛爾蘭歌曲的一
切要素

■李立柏

It's Not Me, That's Time

走了好遠好遠的路
沿著海邊
放下沉重的行囊
歇歇疲憊的腳步
多麼閒適自在的微風

It's Not Me

一段路 好遠好遠的迂迴和曲折
沿著海邊
停止不安
翩然而來的 留白
多麼閒適自在的微風

It's Not Me

靜觀前方
歲月 落英繽紛
滄海桑田低喃 未盡能言說的密語
浩瀚壯闊宇宙
波瀾拍岸 生生不息的旋律 激盪
It's Not Me, That's Time

堤岸 好遠好遠的路
胸懷滿溢
輕盈的腳步 自在的呼吸
眺望海洋
恬淡的日子 靜好 風和日麗

It's Not Me, That's Time——

2017.05.06 台南

儘管只有那麼一瞬間
但不管怎樣
他總歸是一個幸運的老頭
能夠在 80 歲的時候
給別人講述
一首最遙遠的愛爾蘭歌曲
而且治好了我的失眠

2016 年寄自北京

■李黎英

魚 戲

西天晚霞的最後一點殘妝
正被夜色慢慢吞盡
風在狂奔
朝著黑暗的盡頭
受了驚的大海
瘋狂翻捲
一浪猛過一浪
裹著白色泡沫
狠狠地
摔打到岸邊

水邊
我薄薄的長裙在
風裡翻飛
像激流中一尾
活潑潑的魚

聽 雨

你說你的心
一直在下雨
我很想
給你一把傘
要不
你進我屋內
我點燃壁爐
給你沏一壺熱茶

我們靜靜的
什麼都不說
看著玻璃窗外
晶瑩繽紛的世界
一起聆聽
一朵朵雨花的綻放

■鍾子美

水浮蓮

我的名字叫
漂浮
留住了流水
留不住岸
留住了綠色
留不住根
月圓時分
讓我的紫花
哼一曲
遠方淒婉的歌

浪遊的風啊
你可曾聽清
記憶深處的灰褐
寒蛩代代的傳唱

過岸桃花

越過流年的浩瀚
從彼岸到此岸
胭脂紅的永春
期許著風雲之子
一戀傾城的狂吻

歲月的年輪
不再空轉

■阡陌

華欣夜遊

1. 天使窩

流彩燈下閃爍著
你的煙熏眼有些無奈
紅唇的笑窩裡
還是看出你的牽強

在罌粟田裏綻放的青春
黑暗中才抹去的悲傷

落難天使
在性感的肩帶下
醉的狼將吮允你的嫵媚
但！別丟了靈魂

2. 酒吧

夜城裏的醉鄉
還是狂歌噪雜
卻冷冷

酒保拋著招徠的眼
晃著酒杯
庭外木椅空蕩蕩

藍眼金髮大鼻的高個
嘿！歐美的樂園
你們的浪漫豪情呢？
怎麼歌酒不歡了？

■楊玲

老樹與瘦翁

寒風吹瘦了老樹
黃葉成了大地的美景
小鳥穿梭而過

一位老者獨坐樹下
瘦樹襯映著瘦翁

春天 什麼時候回來？

炎炎長夏

泰國有三個季節
熱季雨季和寒季

今年地球在灼辣的變暖
三個季節凝結成一個熱季

人們看不到燦爛和明媚
連季節的風也不來左右牽掛

萊納·瑪利亞·里爾克

Rainer Maria Rilke

城市的夏夜

Städtische Sommernacht

天穹下的傍晚愈來愈灰暗
夜幕降臨，彷彿街燈蒙上了一
張溫軟的抹布
而愈往高，俄頃，愈加朦朧

一道輕盈空廓的火牆
由後屋被簇擁而上夜的天棚
月正圓，除了月亮還是月亮
接著，有一片遼闊徐徐展開

展開，安然且吉祥
而那邊整排的窗戶
卻變得白茫茫無人居住

夏日黃昏 *Sommerabend*

盛夏的驕陽噴薄欲盡，
黃昏正在高燒中，
滾燙的臉頰通紅通紅。
斷斷續續他嘆息道：“我寧肯……”
隔會兒又叫：“我好累……”
灌木念念相續，齊聲祈禱。
螢火蟲懸掛在空中，定定寧寧，
宛若永恆之光明。
一朵小小的白玫瑰，
頭戴著一頂紅色聖環。

佛之榮光

Buddha in der Glorie

中央之中央，內核之內核
杏仁，被甜蜜包裹著——
宇宙連同所有辰星
皆為你的果肉：歡迎歡迎。

瞧你，身無掛牽若神仙，
無限大千即你的外殼，
那裡屹立著強勁的漿液，
光束自外頭把力量增添。

你的太陽在九霄雲上，
一邊燃燒一邊被旋轉。
而你的內心已然
開始，強大於太陽。

有如此妙美的白夜

Es gibt so wunderweisse Nächte

有如此妙美的白夜，
一切的一切盡是銀色。
星斗萬般溫柔地閃著，
似領著虔誠的牧人，
前去把新生的耶穌祝賀。

細密的鑽石粉，漫天
飄揚，灑落在河流山川，
灑落進心田。正是好夢時。
不存在教堂的信仰升起，
無聲地編織著編織著奇跡。

賴因哈特·邁

Reinhard Mey

夏末 *Sommerende*

旅行包齊刷刷地等候在走廊，避
暑別墅
已收拾停當，車也叫了出租。
廚房的門開著，只有三個台階兒，
最後一次，我走進夏的花園。
籬笆牆上，凋謝的玫瑰又吐新蕾，
而我卻不再看到她們開綻，

不再看到她們飄零，一瓣一瓣，
紅彤彤的野薔薇果，唉，也不再閃
爍。

廚房裡，航船鐘滴滴答答，
每一秒彷彿一粒水珠落下，
在異常的寂靜裡回響，我聽見
它們邊落邊說：“不再，從前！不
再，從前！”

墨綠色的花園桌班駁陸離，
它還會再退去一層墨綠，
有人還會再油上一層新漆。
年終之前，還會有其他人手
與蕨草和田旋花爭逗，
去灌木林尋覓被遺忘的玩具，
那些即便我的孩子也不再留戀的玩
藝。

少女將縷斗菜和木海葵
編織成花環，為夏日的慶會。
傍晚，野葡萄架下
將有八方賓客愜意游弋。

我要將這一幕幕像珍寶一樣收藏，
還有那瀰漫著滿滿芳菲的明亮，把
它們當作
旅途的慰藉和乾糧，心懷感恩地
駛向漫長，越來越黑暗的時光。
風暴還會把百葉窗襲擊，
棕鳥還會呼擁著南飛，
芳草還會在秋風裡枯萎，
四季輪回，人生不過須臾，
揮之不去的惟有，一絲痛苦的慰藉。
這個夏末，這次別離。
我想，就在我們匆匆轉身之際，
恰如那潮起潮落水沫滴滴。

最短的夜

The Shortest Night

那情形出現的時候我們肯定都睡著了
在悠長的夏日和那恒定的
清晰之後沒有那些繼續留在我們周圍的陰影

在陽光已去紅色已經從天空流走的時候

都似乎不會變動或消褪而唯一的

寒涼時刻已經不知不覺地穿過了
收割的農田和攔阻色彩的淡紫色山谷

在噪音的最後部份從它們的距離
走過的那片寂靜之後那時燕子

已經入夜棲憩杜鵑的鳴聲

沿著山坡迴響牛奶已經擠完

小牛與狗被關在了牛棚的呼吸中
我們幾乎像耳語般地坐著聊了很久
早就過了

村裡大部分的就寢時間然而燈也沒點
我們就那樣聊記著我們每個人究竟
都在那兒

待了多久與此同時顫抖的蝙蝠
從我們頭頂的牆縫裡出來了叫著

出航我們不想睡想看看夜晚

轉身時刻的情形屆時小牛

都睡著了狗蜷伏在它們身邊艾都阿爾
和愛瑟兒①兩個都比這世紀還老正睡在

另一個時代小孩子們仍舊睡在

同一張床上母雞緊伏在棲木上

石頭睡在花園的牆裡葉子

睡在依然有光的天空中貓頭鷹

像陰影一般在那兒滑過鼯鼠在聽
狐狸在聽耳朵腳在那裡的某些時候

我們肯定忘了我們為什麼要保持
清醒而就在我們沒看的時候

它完全轉了過去我還以為我已經
飛越了

我所能呼叫的世界的邊緣以為我還在飛

而且得醒過來才會知道那翅膀是

否是真的

①默溫早年在法國鄉間居住時的鄰居。

夜間歌唱 *Night Singing*

很久了奧維德的匹洛梅拉①的故事

早就不流行了哈菲茲②和濟慈的
證詞早已在評論中窒息

在學校裡被誦讀到悶死艾略特早已
離開聖心女修道院③回家了

蘭色姆④早已吐了痰並將

被他消滅為精靈般聲調的東西託
付給了人的青春期

那名字早已變得有點令人尷尬了

乾癟的皮膚早已露出了它們的細
微之處磁帶早已

被放慢被分析過了而我已經完全沒有
任何話可說了一隻夜鶯就在附近的

橡木林中

歌唱我什麼也看不見只看見黑暗

只能傾聽並搭乘那長音不可見的
波束從它不知名的星宿迸發

不停不停不停地湧出絕不回頭

絕不雷同絕不會被捕捉到與此同時
透過五月的

小葉子星光在它自己的旅途中閃爍
有一次在這首歌的先世中我母親在
這裡逗留過

閃電擊中了山裡的機車

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她有那麼多
剛看到的事要說絕對想像

不出如今只在一片田野之外我聽見
了另一個

聲音開始響起在山坡上還有第三個
並不是在迴響而是在變化在多個生命

多次告別多個面孔和光之後

在多次承認與觸動以及眼淚之後

這些聲音繼續向上要是我知道我
會在

最後的黑暗中聽見那歌唱我知道我
會怎樣傾聽

①匹洛梅拉，或譯菲洛墨拉，古希臘神話中的人物。按奧維德《變形記》中的描述，匹洛梅拉因被其姐夫色雷斯國王忒雷尤斯強姦並割去了舌頭，與姐姐共謀烹煮了忒雷尤斯的兒子給他吃。在他吃完之後，兩姐妹獻上了他兒子的人頭，忒雷尤斯狂怒之下抓起一把斧頭追殺二人。兩姐妹在絕望中祈求諸神將她們變成鳥，結果姐姐變成了燕子，妹妹變成了夜鶯。

②十四世紀波斯大詩人。

③艾略特在《斯威尼被夜鶯圍繞》中寫到：“夜鶯正在聖心／女修道院附近歌唱，／／也曾在阿伽門農大聲呼叫／的血腥樹林裡歌唱……”。

④約翰·克羅·蘭色姆為美國詩人兼評論家，他在《一個美國人對匹洛梅拉講話》中寫到：“匹洛梅拉坐在最黑暗的樹林上面，／發出精靈般的聲調；那麼是什麼令我煩惱？／有人說我的耳朵容量大，可是它們不夠好，／她的經典故事顯得有點平淡！／我站起來，狠狠地吐了口痰。”

林蔭道旁 *By the Avenue*

透過樹木在河的另一邊

河面呈鋼鐵顏色

在暮春的一個下雨的清晨

碎裂的城市天際輪廓線

在沈默中閃爍這沈默我們

都熟悉卻無法用言語觸及

而現在只有我能

記得在那邊比日光

還亮的幼小樹葉中間

有另一束光透過高窗

一束像樓梯一樣傾斜的陽光

而在更遠的地方我父親的聲音

在說眼中的一粒塵埃

就像一束陽光中的一粒塵埃

詩人之死

萊蒙托夫（俄） 作
陳殿興 譯

萊蒙托夫（1814-1841），俄國人一般認為他是普希金之後另一個偉大詩人。他比普希金小15歲。沒有可靠文獻記載他跟普希金有過直接交往，他只是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街上、劇院和書店等公眾場合從遠處不止一次看到過普希金。但是他對普希金的作品極為熟悉，非常崇拜普希金。普希金1837年1月27日跟丹特斯決鬥受重傷，29日逝世。那時萊蒙托夫正在病中，28日他聽到普希金逝世的傳言（28日彼得堡已有普希金逝世的傳言），義憤填膺，奮筆疾書，立即寫了這首聲討殺害普希金兇手的名詩第一稿（前56行）。又過了幾天，2月7日（星期日），他在外婆家裏養病，他表兄H.A. 斯托雷平（宮廷低級侍從、外交部官員）來看他，談起了對普希金逝世一些問題的看法。他表兄為上流社會的一些觀點辯護，並說丹特斯和黑克倫不受俄國法律和法院管轄。萊蒙托夫因此補寫了後十六行。這是〈詩人之死〉的第二稿。也有另一種說法：參與搶救普希金的醫生阿倫特來給萊蒙托夫看病時講了普希金慘死的情況，激發了萊蒙托夫寫第二稿。我看這兩個人的影響可能都有。另外，沙皇政府下令秘密安葬普希金，不准報刊談論普希金慘死的情況，也都可能刺激萊蒙托夫寫第二稿。第一稿寫完後，萊蒙托夫的好友拉耶夫斯基拿去交人傳抄，當天就傳遍彼得堡，受到普遍讚賞，人們反復朗讀，反復背誦。第二稿惹怒沙皇尼古拉一世，結果萊蒙托夫被流放到高加索（從御林軍驃騎兵團調到在高加索作戰的下哥羅德龍騎兵團），拉耶夫斯基被判處一個月監禁，然後派往奧洛涅茨省，由民事省長酌情任用。

這首詩最早以無與倫比的詩的力量指出了普希金具有的歷史的全民族的意義。它在藝術上的特點：一、哀歌和演說完美地交織在一起，二、化用普希金的詩作，三、高度概括了對普希金慘死有關事件的評價。

這首詩使萊蒙托夫他贏得了勇敢的自由思想者的美名，詩名大振，被認為是普希金的繼承者，奠定了他在俄國文學中的地位。

詩人之死

復仇啊，皇上，復仇！
我跪下求你：
主持公道，懲辦兇手，
讓他的死刑向世世代代的後人
宣告你的正義判決，
讓壞蛋從中看到自己的下場。
——羅特魯：《文采斯拉夫》

詩人死了！——名譽的俘虜
倒下了，他受到流言的誹謗，
胸中帶著一顆鉛彈，懷著復仇渴望，
垂下了高傲的頭顱！……
詩人的心靈忍受不了
風言風語的羞辱，
他挺身反抗上流社會的謠諑，
匹馬單槍，像從前……結果被殺害！
他被殺害了！……現在
悲痛的哭泣，空洞的讚美，
可憐的狡辯，有什麼用？
命運已經作出了他的判決！
不是你們嗎，起初兇狠地迫害
他自由勇敢的天才，
後來為了尋開心，把要熄滅的火災
鼓吹成熊熊烈焰？
有什麼呢？開心吧……他經不起
最後的折磨：
熄滅了，像明燈，奇異的天才；
凋謝了，壯麗的花環。

兇手冷靜地瞄準著……
沒有救了：
空虛的心平靜地跳動著，
手中的槍毫不顫動。

這有什麼奇怪？……
他跟千百個逃亡者一樣
被命運拋到我們這裏來
撈取幸福和官爵；
他笑著，放肆地蔑視
這異國的語言和風尚；
他不能憐惜我們的光榮；
他不能明白在這血腥的時刻

對著什麼舉起了槍！……

於是詩人被殺害了——遭墓穴吞沒；
他像被他用神奇的筆力歌頌過的
那個無名而可愛的歌手，
那個被嫉妒捕獲的獵物一樣，
都是死在無情的毒手裏。

為什麼他離開寧靜安逸和純真友誼，
進入這個妒賢嫉能、令自由的心靈
和火熱的激情感到窒息的社會？
為什麼他把手伸給了誹謗他的小人，
為什麼他相信了那些假話和假愛護，
他從少年時代就洞察人心的啊！

他們摘下了他原先的花環，給他戴上
暗藏荊刺的桂冠：
荊刺嚴酷地刺著
他那光輝的前額；
他的最後時刻受到那些嘲笑人的愚氓
陰險的流言蜚語毒害，
他死了——胸中徒然懷著復仇
的渴望，
心裏為被欺騙未能實現的期望暗自
悔恨。

奇妙的歌聲沈默了，
再也聽不到他的聲音：
歌手棲身之所陰沈狹窄，
他的嘴被封住了。①

你們呢，你們這些傲慢的新貴，
你們顯赫的父祖是靠卑賤發跡，②
你們用奴才的腳踐踏
不幸家族的善良後裔！
你們這些立於朝廷的貪婪的一群，
你們是扼殺自由、天才和光榮的劊子手！
你們藏在法律條文的後面，
法庭和真理在你們面前——沈默！……

可是有上帝的審判，腐朽集團的寵兒！
那是嚴厲的審判，它在等著你們；

上帝不會被金錢收買，
他洞察人們的思想和言行。
那時你們抵賴狡辯也沒有用——
這種手段再也幫不了你們，
你們用你們的全部黑血
洗不淨詩人拋灑的正義的血！

1837 年

①黑克倫是丹特斯的義父，荷蘭駐俄國公使。普希金認為他是那封匿名信的作者，因此要跟他決鬥，丹特斯代表他義父跟普希金決鬥。詳見拙著《普希金之死始末》，網上可以查到。

②引自法國劇作家羅特魯（Jean de Rotrou, 1609—1650）的悲劇《文采斯拉夫》（“Venceslas”，1648），俄譯文摘自俄國翻譯家然德爾未發表的譯稿。這段題詞最初出現在萊蒙托夫提供給法庭的原稿上，因此有學者認為萊蒙托夫可能是為了掩飾後十六行的尖銳政治含義而加上去的。但是也有學者指出這種推測是站不住腳的，正是這段題詞被憲兵司令本肯多夫和高層權貴認為是極嚴重的犯罪。見 [https://ru.wikisource.org/wiki/Смерть_поэта_\(Лермонтов\)](https://ru.wikisource.org/wiki/Смерть_поэта_(Лермонтов))。

③化用普希金的長詩《高加索俘虜》的詩句。

④化用普希金的詩《詩人》的詩句。

⑤可能指亞歷山大一世曾流放普希金。

⑥可能指普希金要求跟丹特斯決鬥第一次平息以後又爆發第二次。普希金死於第二次。詳見拙著《普希金之死始末》。

⑦丹特斯法國 1830 年 7 月革命以後不願為新王路易·菲利浦效力，加入了正統派，支持被推翻的查理十世，舉事失敗後，丹特斯經權貴介紹到了俄國。

⑧指普希金的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的青年詩人連斯基。

⑨化用普希金的抒情詩《安德烈·謝尼埃》中說安德烈·謝尼埃的詩句。

⑩可能指沙皇尼古拉一世對普希金的態度，詳見拙著《普希金與沙皇》。

⑪此詩初稿沒有以下 16 行。這是萊蒙托夫跟其表兄斯托雷平爭論後加上去的。

⑫此句化用普希金《我的族譜》裏形容新貴族的詩句。

戰爭的孩子

原作：山石·醺人 譯

你們互相追逐
揮揚木槍
砰砰砰砰
假裝倒了下去
但不像大人那樣
一躺著便不再動彈

玩具飛機在你手中招搖
不像斜闖的噴射機
和疾降的炸彈
沒有轟轟的爆炸
沒有滾滾的濃煙

夜幕下
週遭漆黑
你不在家裡吃飯。
媽媽不再喊你洗澡。
叔叔早上找爸爸去。
還沒回家

War Children

Original by *Shan Shi*
Version by *Tipsy Guy*

You chased each other
Waving the wooden guns
Bang Bang Bang Bang
Pretended to fall
But unlike the way adults
Stayed put once fallen

Toy planes swung in your hands
Contrary to aslant darting jets
And sharp dropping bombs
No rumbling explosions
No thick smoke clusters

Under gathering night
Amid pitch-black surrounding
You didn't eat at home
Mom didn't yell again that you tidy up
Uncle left for Dad in the morning
And never did return since

一個真正的詩人在詩意萌生時，一個詩性、詩意的世界就猶如未知的世界存在於他的生命裡。這個世界必然是未知的，因為詩人還未抵達詩，他只是在去往詩的途中。所以那世界也是隱晦的，還未被命名，但在詩人的腦海中已經有無數關於詩的信息在彙集。一個詩人一生的任務就是建構一個詩性、詩意的世界，或者說，就是把他生命中的世界呈現出來。一個成熟的詩人，必須對他所要建構的詩世界有所想像，這就使他寫下的每一首詩都有那個世界的屬性，使他寫下的每一首詩都構成建設他的詩世界的一塊磚一片瓦。我們也正是通過他的一首首詩去辨識和認識他的詩世界，並最終命名他的世界。

世界先於詩的產生，慢於詩的顯現。

詩性正義在於詩人對世界文化的眷戀。

築造詩的基本材料是語言，不是詞，語言是從世界散發出來的，它有著世界的屬性，而每一個世界都有自身的語言。

詩，語言，世界，三者具有共同的屬性。這三者有如太陽、光線、和落到地上的陽光一樣；太陽發出千萬縷光線，它有可能落在月亮或者其它星球上，它也可能落在廣袤的地球上，落在地球上有些又被烏雲遮住，我們能收集到的就是落在我們身上和周邊很小的一片，這就是詩或者詩歌。世界、語言、詩三者這時共同屬性就是光和熱。

詩是世界的投影。

2
我們從未與世界相遇，但世界就存在於那裡。所謂“那裡”，就是指，世界要麼存在於世界之中，要麼存在於詩人的想像裡。但可以肯定，康德之後，這世界不存在於神的秩序裡^①，而是應該出現在海德格爾所描述的“深淵”之上^②。詩人的天職就是揭示這世界，這種揭示可能是發現，也可能是創造。現代主義之前，我們可能還浪漫地以為能直

達這個世界，但經歷對工具理性和人性的兩面性的反思，我們清楚地意識到必須披荆斬棘，通過面對苦難、破碎和一切短暫之物，才能抵達“那個世界”。這世界應該飽含著曼德拉斯塔姆所眷戀的“世界文化”，這文化包括東西方活著的文化，具有朝向人類未來的文化。

對於詩人來說，這世界是隱匿的，被遮蔽的，還未向我們敞開，還未被詩人建造出來。

這世界存在於兩個維度：一個是詩意的維度，一個是詩性的維度，它們對應詩與詩歌。詩和詩歌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們常常統稱為詩歌。詩是詩意的，而詩歌則是詩性的。詩性的詩歌必然觸及到現實，詩是超越當下的，指向存在，具有一種純粹性和神聖性的特質。古典時期，這種劃分並不明顯，世界處於隔絕和大一統之中。中國的自然精神和儒仕精神便統領了詩寫的幾千年歷史，自孔子以來到 20 世紀初；歐洲從神和英雄的敘事，到伴隨神廟坍塌——當人成為歷史的主角浪漫主義的崛起，詩人依然相信一個不被破碎和黑暗侵蝕的世界。但進入現代主義之後，完整的世界遭遇了工業的高速發展和資本帝國主義、專制主義的摧毀，世界面臨著文化的重建和面對普遍創傷的修復問題。這就為詩世界開闢了兩個建設的維度。

我們可以像歷史中無數隱匿的偉大天才一樣消失在時間的虛無裡，或者像所有高人、聖徒、大德高僧一樣孤寂在孤燈野火中，但由於我們生活在俗世裡，在世俗世界裡，我們不可能去面壁，或者在一個封閉的空間裡修行，並去保持不被外界侵蝕的心；我們必須依靠語言來構築一個世界，洗滌和澄清我們的靈魂，在寫作中獲得生命的力量。事實上，寫作就像出世者一樣建造一個山野或寺廟的空間，保存著與現實保持著精神敵意的靈魂；或者保存一個抵達更高世界的靈魂。因此我們寫詩，建造一個有力量的，具有超越性和神聖性的空間。

艾略特在〈個人與傳統〉一文表達過這樣一個觀點：“詩不是感情的放縱，而是感情的脫離；詩不是個性的表現，而是個性的脫離。”即是說，詩人由某些具體事物喚起的個人情感、情緒和他的個性表達在詩中並不具有多大的價值；在同一篇文章中，艾略特說：“詩人的任務並不是去尋找新的感情，而是去運用普通的感情，去把它們綜合加工成為詩，並且去表達那些並不存在於實際感情中的感受。”他的觀點和海德格爾有異曲同工之妙，海德格爾就說過：“詩人的特性就是對現實熟視無睹。詩人無所作為，而只是夢想而已。他們所做的就是耽於想像。僅有想像被製作出來。”他們同樣表述了一個詩人寫作的責任，那就是，詩人的職責就是創造一個區別於現實的世界，這個世界我們稱之為詩性的、詩意的世界。當然，這世界與現實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它是被時代的世界文化或者說被最高文化所照耀，當然它也反過來創造時代的最高文化，它和人類的最高祈禱有著隱秘的關係。但它決不是現實的映象，“詩與現實有著古老的敵意”，許多人熱衷於抒發他們被秩序裹挾的日常感受，把個人的情緒當成獨一無二的體驗，那都是誤入歧途的自誇。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大眾主導的時代，古典時期是由英雄和文人主導的，而這個時代大眾成了英雄和主導者。大眾是不生產思想的，他們只消費思想，另一方面討好大眾的詩（藝術）也不產生思想，這就使在大眾主導下的寫作陷入了雙重怠工的局面。

這就要求詩必須在現實文化的基礎上，展開文化想像。只有放棄對大眾的期待，從他們的趣味、閱讀慣性中抽身出來，重建新的文化高度和摸索新的技藝表達，詩才可能從平庸的泥潭中脫身。

1980 年代以來的詩寫作大多數都是鄉土寫作，他們脫離不了幾千年鄉土中國對他們的規範、制約，這就是第三代詩運動以來為何如此多的色語、酷語、穢語寫作，他們在國家話語的逼迫下與之

共生，並獲得尋求宣泄的大眾的大面積歡呼。大眾在這場運動中獲得了淺層次的啓蒙，那就是反抗。那些在自然和田園裡寫作的安全耕作，他們終於在主流資本那裡收獲了犬儒主義的鮮花。只要上海的城市詩在下意識的選擇裡得到了現代性的拯救，面對城市，就是面對制度、商業和物質的現代逼迫，他們在抗爭中逐漸形成了現代的力量和現代的詩性。

3

語言在語言學中可以稱為符號，是所指和能指的結合體，也是概念和音響形象的結合體。在詩的世界裡，象徵就是語言的能指，詩性、詩意的語言就是無限地擴大語言的象徵力。詩性、詩意的語言是有意和有象的，而詞只有意，所指吞沒了能指。

詩性和詩意的語言建構一個具有詩性、詩意的世界；而相對的是，工具性的詞、詞語，這種語言描述的是一個科學性的、具有意識形態的現實。

口語化寫作就是詞的停屍場，一首詩只是為了達意，一次抖包袱，或者一條段子，就是為了博得不願傷腦筋的大眾一次會意微笑。口語寫作中，語言具有無限張力的能指被抽離開來，來自詩世界的屬性被抹殺得一乾二淨，只有來自小學課本的那層意思被當工具地使用。

註

①康德在宗教問題上認為無論是經驗還是理性，都無法證明上帝的存在，但為了道德的需要，必須假設上帝的存在。他把這成為“實踐的設準”。

②海德格爾的“深淵”指的是諸神遁走之後人類生存的黑夜處境，詩人終有一死的同類對於這處境卻處於無知之中，那麼，詩人的職責就是說出這一境況，並為同類重新尋找一條通向存在之路。

約在西方的 19 世紀末。

還有童話嗎？

◎向明

七月八日台北“新時空文化”的葉樹奎教授約我去聽由詩人管管主講的“森林童話”和參觀由藝術家楊樹森所展出的“漂流木劇場畫展”，這兩個充滿童趣天真的展出主題，都令人好奇著迷。想到而今這種充滿打鬥肅殺氛圍的現實裡那裡還有這種享受？遂拖著不太穩的腳步，叫車前往。到達後，二樓管管的演講已經開始，管管演藝性格的誇飾表演一向遠強於他詩人應有的沉靜，這次的演講居然仍是那段早年的八二三砲戰時，他在金門戰地時所遭遇的打打殺殺種種切切，盡興的表演了出來，很多人鼓掌叫好。戰爭本來是荒謬的，但把它當童話來表演，則未免錯估了童話的應有質地，我聽了之後不免有一些感想。我們常把文學的表現內涵分為理性或感性，或主知與抒情。真正的童話則都不是這些，也不止這些，只能說是不含任何雜質的“天性”，或者天真無邪的“直觀”。童真的世界是沒有任何理性的指引或情思的觸發，是有話就說的……記得從前在北方有首兒歌，十足顯出童言童語的毫無顧忌：

“爺爺對小明說
罐子裡有糖糖
快去拿來嚐一嚐

小明說：爺爺呵！
快去幫我拿吧
你的手又大又長。”

說到童話總不免又想到早年喜愛的《天方夜譚》又名《一千零一夜》這些充滿傳奇的少年故事。《一千零一夜》一個故事接著一個故事的連環述說，有的是寓言，有的是神話，有的是奇幻的民間故事，有的則是對未知世界的求索想往，旨在藉此拖延一位暴君的殺人期限，經過這樣長時間的以語言故事打動，最後終於使得暴君

良心發現，自動放棄他的殘酷計劃，恢復了人間的安寧和平。這些名聞遐邇的《天方夜譚》故事是發生在中東的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一個傳說中的“伊甸園”所在地，它是古代巴比倫、希臘等地的文明中心，世人所用的十進位阿拉伯數字即是由巴格達演進而傳至世界各地，至今仍廣被採用。這個被俄國詩人屠格涅夫喻為東方傳奇發源地的巴格達現今是什麼樣呢？近幾十年來由於波斯灣戰火不熄，這個地方遍地是種族偏見的砲火、宗教糾結的打鬥、和到處都是流離失所的難民群、以及哀哀啼哭找爹喊娘的可憐兒童，那裡還有一千零一夜講述的綺麗仙境，那裡還有童話世界可以嚮往？到處都在劍拔弩張，他們那裡有自己的家鄉可還？

想到這裡我突然悟及管管為什麼要說他的早年戰地經驗是“童話”了。回憶 1960 年我到美國去學電子工程，因我的第一本詩集《雨天書》而結識不久的管管也調到金門戰地去服務，那時我們尚年輕，可說是尚未脫孩子氣，我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南方，他在砲聲隆隆的金門戰地，他居然不畏砲火去摘來幾枝黃黃的金門野菊花，壓扁夾在信中寄給我，還用歪歪斜斜的管體字寫滿一大張充滿感性的信，描述他在戰地的生存境況，想念在台灣同營吃糧的亂世兄弟和一水之隔的家鄉，與他現在所回憶的情況大同小異，不是對現實以重砲相向自己同胞的不解，便是不懂年輕的生命為什麼不能依偎在家的庇護下，而會漂泊到這遠方的孤島上來流浪，這與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探奇冒險又有什麼兩樣？我恍然有所悟的，對安排管管以“童話”為主題的葉教授說，您煞費苦心了，這是一場“成人童話”的開講，價值不亞於《天方夜譚》，也讓現代的年輕朋友知道一些前行代人的悲傷與過往。

2017/7/23

賞析一首小詩

◎銀髮

近日在 FB 上讀到譚仲玲題為〈柴〉的一首五行小詩，頗有感觸。這是一首令人思考的小詩。該詩也曾在《東南亞華文詩人網》上以筆名鍾靈發表。作者是越華新一代崛起的寥寥無幾的女現代詩人之一。在目前越華現代詩寂寞的發展路徑上能夠不斷堅持勤奮創作，十分難得。這也是一首充滿聯想的詩作，今也就試從個人的感覺來與大家分享這首小詩吧。其詩原作如下：

枝頭上的喧嘩
都收斂成整齊的一堆柴
紅爐火上焚燒前
誰在提問
什麼是因果？

2017 年 6 月 30 日

曾幾何時，柴，豈不是一些樹木的終結？但這與“枝頭上的喧嘩”又有何關係？總不是因為“喧嘩”而被砍下變成柴吧！何況這裡，喧嘩是在樹枝上的，根本不是樹枝本身造成的。喧嘩是樹枝與外界的強烈互動的結果。“枝頭上的喧嘩”使人想起宋詞裡的經典名句“紅杏枝頭春意鬧”。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着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這裡的“喧嘩”和“鬧”兩個意象，處於各自的詩句中所背負及發揮的作用上，雖然很難相提並論，但退一步來說，多少都勉強帶些異曲同工之妙吧！

從第一行“枝頭上的喧嘩”為起，跟著就承接到第二行“都收斂成整齊的一堆柴”，很容易使人覺得，這的確十分乾淨俐落地表現了一種過程。我認為“喧嘩”暗示了枝頭上青春年華般的葉聲、花聲、風聲、鳥聲、蜂蝶聲……等熱熱鬧鬧的眾聲，這眾聲正好表現了強烈的生存狀態；而無聲無息的“一堆柴”則是顯示死前驚人的默靜。顯而易見這是有聲與無聲的對比，造成了很好的音響效果。用最簡單的說法這是表現生物從生到死的過程。“收斂”一詞卻表示“喧嘩”的樹枝自己本身的

被動。歲月不饒人啊，像人自壯年到衰老般把生命的能量縮減至最低，即所謂的逐漸式微。被砍伐，證明生命已快到了盡頭，但仍然未被轉到第三行“紅爐火上焚燒前”的一息尚存的柴的狀態。對一棵樹來說，祇有被燃燒至成爲灰燼了，生命才算結束。才是真正的死亡。

萬物有生必有死。因爲有生，結果有死。也許這就是作者借“誰”在柴變成灰燼之前提問的“什麼是因果”的因果關係吧！無論統治者或被統治者、帝王將相或平民百姓、有用或無用、富貴或貧賤的人世，因爲有生的“因”，終於都會結難免於一死的“果”。這是自然現象、也是無可避免的自然規律。其實，什麼是更複雜一些的因果？我們當然可以遠遠的，回到東方的宗教或西方的哲學世界裡，去追尋探究有關因果的主張和思想。這裡，最好就是點到即止。就好像詩的最後一行，留下令人沉思的一個問號，而並未作答。

寫詩，無論長短都應該注意整體的完整性。這是一首比較有完整結構的小詩，即通常所說的前後呼應，一氣呵成，混然一體。而且依稀可見其起承轉合的基本架構。

從一棵枝葉茂盛的樹到變成了一堆柴這個過程，我們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去表現人與大自然的關係。而對於一首詩，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也會有各自不同的領悟和感受。試看看在這首小詩的作者自己FB上的友人陳雲鳳的一則回應：“柴怎能是因果，嫩枝時給人青綠，老枝時給人蔭涼，需要時給人撐柱或物用，認爲不用了成爲柴，柴給人焚燒了，焚吧，焚燒自己給人用途，自始至終柴默默地貢獻有誰知”可以看出，這未嘗不可視爲該詩從另外的一個角度上，即從實用效益的角度上較具真誠的讀後感之一吧！

作爲一個寫詩的人，最重要的應該是不斷埋頭創作。因爲曾經聽人說過，自己最好的詩，乃是還未寫出來的那一首。

2017-09-29 紐約

尼采乃攻擊西方文明最激烈的一位德國哲學家。他一生最反對的是獸群天性（Herd Instinct）。尼采認爲人應該擁有精神之三變，那是駱駝般的忍受、獅子般的氣魄、嬰孩般的天真。他觀察到人與世界和生活與心靈的關係中產生的衝突，必要從幻夢中、神話中、故事中、和宗教上獲得調解。尼采說，造形藝術的太陽神阿波羅，和代表無形藝術的酒神戴安尼索斯兩者的調和後，產生了優美的悲劇。

尼采很浪漫地指出：在一個很珍奇的時刻，美麗的假象世界和熱烈的生命世界融合爲一而產生的狂喜。這種恍惚忘形也就是幻夢的世界與陶醉結合爲一體，而個人也就因這種融合後的神秘統一，才免於精神衰敗。人尤其是詩人的阿波羅天賦才能創造心象，控制語言的界限，防止他的詛咒能力和人與大自然搏鬥而產生勇氣。但是戴安尼索斯才是人類的保養者，因此尼采雖然自己是個詩人哲學家，轉而五體投地來崇拜音樂家華格納。他因感佩華氏的音樂天才和民族與種族主義而執筆爲華氏宣傳，認爲他才是個戴安尼索斯式的超人的模範。

從哥德的〈浮士德〉長詩的結尾一句：而一切不可磨滅者不過是一種象徵說法而已，尼氏因之說詩人玩弄象徵和好說謊！而且說謊得多，詩人知道太少，又是不善於學習，因之必得說謊。

尼采寫道：我們詩人中誰沒有在他的酒內滲假呢？在我們濕窖裡滲和過許多毒液，許多不堪說謊的事在那兒作出來了。因爲我們知道太少，所以心裡最喜愛知識薄弱者——尤其是超出天外，因爲天神是詩人比象、詩人屬詞！神與超人，豈非在這龕座上剛夠輕巧麼——我已多麼厭倦詩人！

尼采對詩人的看法影響葉芝和奧登及心理學家榮格。後來奧登給葉芝的追悼詩寫下了詩人的責任。在監獄的

日子裡，教導自由人如何去讚美。筆者覺得尼采最感動人的一首詩是〈蘇魯之的醉歌〉：

我睡了，我睡了——
我從深沉的睡夢裡驚醒；
我知道，世界是如此深沉。
深於白晝所知道的，
深沉就是它的痛苦……

此詩反映了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其實尼采本人是個樂觀者，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求人類要奮鬥地追求生存的意義。尼采影響了十九和二十世紀，通過了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結構主義、後結構，解構主義，也深深地反映在尼采作品的色彩裡。

尼采對詩人的工作不是絕望的，他曾在《蘇魯之語錄》內改觀：他們的眼光已反觀自己。我已見到有精神之懺悔者，這班人生於詩人之中。儘管柏拉圖要趕走詩人，榮格到晚年意識到西方的文化沒落，唯有詩人才是文化復興的領先者。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爲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爲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爲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這一期出版正式宣告《新大陸》進入第28年，回顧27年前，偕編者一起創辦這份詩刊的已故詩人陳本銘在創刊辭裡說：“……不承認主流和支流的問題，只服膺於詩在某種時空下有其特殊的脈搏及呼吸，有其獨特呈現的狀態之真理。……”壯哉，斯言！眾所周知的原因，從1949年後到大陸開放改革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華文化傳統在台港澳及東南亞等眾多海外華人聚居的社會，反得以奇蹟似地傳承發揚。其他不談，文學範疇裡的詩經漢賦唐詩宋詞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等篇章皆遍佈中學生課本中，潛移默化又豈止一兩個世代？“禮”失雖不一定求諸“野”，但文化的承傳有諸多變化因素及發展路向，與所謂“中心”的距離遠近並非是唯一衡量標準，況乎詩和詩學這種獨特的藝術和研討？本刊長期以來呼籲為“詩”正名，認為“詩”一詞已包涵了自《詩經》風雅頌賦比興以來，至新詩百年從西方引進和國產的所有主義、思潮、流派、形式、手法、風格……稱詩為“詩歌”徒令詩人自囿於詩終須“合樂”的牢籠，而忘了除此一類外，詩千變萬化有更寬廣的空間……。或曰“名稱不重要，詩人清楚自己寫的是什麼，寫得好就行了”，這是最不可思議的詭辯！須知詩觀偏差導致命名謬誤，反之亦然，兩者互為因果。命名謬誤、詩觀偏差而以為能寫出好詩，縱非自欺，也無異於緣木求魚。說到底，詩人的集體潛意識裡仍然認為詩、歌不可分，好詩乃至詩的最高境界必須可誦可唱，便成就了當下時而詩時而詩歌這種混亂邏輯、詩人、詩評家人云亦云怠懶苟且的態度，乃至獨立思考能力之欠缺。本刊刊微言輕，然居詩壇高位者若能認識這點，推廣正確詩觀，而非反其道的浪費資源去向社會大眾傳播“詩歌”，或能一改自身詩作的平庸，進而領一代風騷亦未可知。編者衷心祝願之。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缺，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備檔後即寄。

詩訊

歷史悠久的國際詩人筆會於12月15日至20日在深圳寶安舉行第十七屆筆會。會議將頒發“中國當代詩人傑出貢獻金獎”，並組織“新詩百年暢談”論壇等活動。

詩人羅青畫作七十回顧展世界巡展於2018年2月1日至3月17日美國馬利蘭州美術館（UMBC:Center for Art Design and Visual Culture, Maryland）展出。

詩人痲弦主編之《眾筆匯華章》——加拿大華人文學學會華章月刊文集第一卷（2012-2015）已於去年9月出版，誠如詩人所戲稱的編輯“懷鄉病”，北美文化界熱烈支持他繼續懷鄉下去。

詩人北塔10月底訪洛杉磯，與此間友好相聚。隨後率團赴馬來西亞參加11月29日在霹靂州怡保市金寶鎮馬里姆藝術村舉行的馬來西亞第八屆邦咯島國際詩+歌節。

由王渝、嚴力、洪君植等詩人倡議的法拉盛詩歌協會日昨於紐約成立，並籌備舉辦2018年法拉盛詩歌節。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絃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de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八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毋忘九一八，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華為、買三星、買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Dell，買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